

APOIDEA EDITIONS

APOIDEA EDITIONS

张
羞

自传：
昏厥与返回

AN AUTOBIOGRAPHY

FAINTING AND
RETURNING

ZHANG XIU

第一章

昏厥与返回

回顾	1
文人	2
鸬鹚	6
一朵城市上空的云	8
船	9
葱	12
神经病与枪支	15
大悲咒	17
茱迪的历史	21
树下小歇	26
在阳台上	27
六月十二日午后有雨两首	28
风扇	30
快速的一天	33
一个寡言的人，以及她的套路。	34
酣畅淋漓的盛宴	35
某一只桃子	36
鸟与自然	37
晚餐诗	38
倒影	39

散骑常侍	40
两个李子	42
大公鸡	43
副主席	44
月亮	45
旅行者	46

速度与激情与计划 (与在漫长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47
---------------------------------	----

六月二十四日，早晨，有雨。 48

晚清絮语 49

找点有意义的事做 50

构树 51

是七月 52

平静 53

是七月(首二) 54

是七月(首三) 55

烈日下 56

是七月(首四) 57

统计 58

是七月(首五，补吟别姚来江) 59

是七月记 60

杯子与云 61

事与物 62

自画像	64
接龙	65
色彩	66
游泳	67
六只鸟——贺杨黎六十岁生日	68
这里，那里。	70
昆虫	72
一株孤独又灿烂的树	73
火，迷信与思念	74
丝瓜藤	75
汇率	76
窗沿上的四只麻雀	77
所有生日诗	78
一件在持续但不符合逻辑的事	79
旱季	80
第一章	81
一件巨大而倾斜的作品	84
灰尘的分布	85
一只杯子的结束	86

第二章

自传	89
----	----

第一章

昏厥与返回

回顾

43 岁，我来到现在
一件严肃的事情，我
已经知道一切
没有重点，我是
一头狒狒。

文人

它们是如此不同。一个人既要写诗，又要去爱国。一个人非常有限，如果没有扩展。一种对此刻的虚拟的拓展与漫延一个人要是没有这些她是有限的。她没有得到成倍的增加，对于她的使用面积。因此它们是如此不同。一个人重复，一个人。一个人他是陆游吗，当你知道。你认为他是一个过去的人，当你发现。只是你又在何时知道北斗七星是大熊星座的一部分？你在练习这种知道。因为事情就是这样一只脚叠在另一只脚上，它们对着一面墙壁。而它们是如此不同，在波浪上，你能看见。必定也在海面以上的那些波浪上你仿佛又在想起。你会重复想起。因为一个人假设她正好是你，你就会想起这些且重复，在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上同时也在此刻你会想起一种忽然。没有什么不同，一件简单的然而无须集中注意力的事它是什么？一个穿着旧衣裳的爱国主义诗人吗，他的坎坷意味着又有谁不是呢，且比端午以及屈

原还要来得曲折只要她的一生足够长。

只要她的一生足够长达到一定长度甚至漫长她们就会有如此的不同。因为事情总在重复发生在反复昏厥。因为总在重复，所以它们才成为一件一件如此不同的事情，仿佛一件一件事物。一个人随便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要她重复她便只能是她自己，她只能通过重复才能形成自己。否则，我是说这就像一个星座是另一个星座的一部分这也是结构上的重复以及反复不是吗，虽然它们是如此的不同。以及包括与被包括。它们不会被遗忘，走在一条凳子上。我是说这是可以肯定的在一个波浪上坠落反复一个雨滴从空中掉落而不是返回，是坠毁。否则就不会有这样的重复因为是无数同样前赴后继的雨滴构成了一场雨。因为它们彼此客气。相互谦让，因为这就是你与我彼此都能看见的世界的样子，在一个傍晚你看着。你不是她。她让音乐反复播放并且她不认识大熊星座什么的，她出门去了此刻。不再在你的可观察范围内她逃逸。是的，她相当有限。她也是一点儿酵母但她不关心这些。速度，一种移动的感觉但仅仅是速度。即使不动，你知道她也在一种速度中。而你实在关注这个，你的两只脚。这是一面墙肯定是，但你主要在关注的是这个，而不是墙上的涂料的颜色，它是一种偏黄的白

色，不是黄色主要是白色的色值区间。它与它们有什么不同？

它与它们并不涉及到意义的生成。而只是重复，反复的一种，当它与它们重叠，但并不会显得拥挤。而不是一种判断。你知道你在远离它们。是你一直让音乐旋转运行，读取数据并通过电流让喇叭震动着。你不是她，无非不是。一个非社会主义者或其它，你从来不知道你是否是它们定义中的一个，除了香火主义。因为有时，你会回到熟悉的老路上，且经久不衰。这预示着一种风格的到来，一种在有限的时间内的人为活动而非自然秩序。因为你的前提是你已经是一个人，是对人的重复。不是吗，人与人没有什么不同鸟的不同（只要在一种可以设定的范围内）。陆游与乌云也是一样，它们移动且没有大的不同而你是知道的，你通常并不知道星座的意义。

你在知道。但你创造什么了吗，没有。是你让音乐自动反复播放，拉长。每一次循环表明它在不断拉长，而不是重复。每一次都是如此不同不是吗，在不同的时间或它们的位置上，它们匀速，没有变量。因此它们也是可持续的并且它们的角速度取决于你的想法的快慢，以及你是否能诚实对付自己以及昏厥程度。但你的使用方法是存在的，对于重复，你只是知道。

黄昏会降临，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是说，对于黄昏会在傍晚后及时降临这件事每一个人都是相信的。这个经验构成了她们的一部分，这是肯定的。没什么不同，因为获取信息的有限。因为这是每一个人总在经历的事件，只要她漫长她便会经历这些重复的东西，一些动作以及它们的变化。也许它们实在有太多的不同，就像一个波浪突然折断诸如此类。陆游？他又收复失地去了，就在傍晚。他吃杨梅的速度要远快于吃桃子。

这意味着他对事物从来没有去总结与推论，他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她们也是一样的。当她们各自如此不同，她们便是一样的，即使在数量上，她们也不会变得更多。

鸱鸺

一根扭曲、缠绕、交叠并且绛红色的耳机电线是对一根线状物的一次描述，是可被我理解的一种观察与辨识，一个下午，闷热。

一个阳台上的下午，一个下午阳台上的人。一只干燥的苍蝇一直没有飞走，它正要飞走。

这是它的事，对于一个人，它没什么危害。它可有可无。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苍蝇那样的东西，它是否干燥，抑或心理扭曲还是自身缠绕，对于这样一种描述无非也是没有害处的，它只会徒增闷热感。

并且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可有可无的。这就好像这个下午，需要吗，也是可有可无的。而对于我，它实在闷热。让人从肺部到脑汁水统一感到气闷。一个可有可无的阳台也是。阳台的可有可无说明一个人也是可有可无的，一个人在远处这样想。觉得实在闷热，并且她觉得这样的想法无非也是可有可无的。无非这样，

想法而已，而不是对一种东西的接近。她从来不会错过它们。尤其在这样一个让人感觉闷热的下午，这一只或一个还是一头苍蝇反复飞行但没真的飞开。就好像这是它的阳台。而她是它的一根什么柱子。

这当然是一只苍蝇它的事。它的飞轨扭曲但它干燥。它的表演实属正常。但它不能一直这样不是吗，即便它可有可无。但怎么说呢，它是对的。反之它就像一根实际的线条，一旦面向人，它就只能全错。只能以一种粗糙代替准确。

一朵城市上空的云

他们与她们以不同角度同时望着它的高度。他们与她们望着它的色彩与移动。他们没有与她们谈论。

她们只是望着这朵云。城市里每一个人都望着这一朵云，没有谈论。他们与她们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沉默（仿佛倒了八辈子的霉）。只是望着它的辉煌的高度，他们没有彼此谈论。他们觉得他们与她们看见的是同一朵云而云是什么无非又是什么呢，一朵云，与城里每一个人看见的无非是同一朵云，是一样的色彩与高度与一样的故事他们全部不想谈论。不能谈论。他们与她们无非只有沉默。因为他们与她们与城市里的每一个人以及其它都是一样的，都有同样一个故事，同样的记忆，因为他们看到的云是一样的，包括它高度、辉煌无非无法谈论，不可谈论。因为是夕阳，云没有投下它的影子。

船

那里停着一只船。
也可以没有，空着
但一般来说呢
有一只船什么的停在那里
感觉会稍好一些：

那是一只黑的小船，

船上没人。
附近也没有水，也就是说

那里极空，
也明亮。有一个人

大概是一个要走过去乘船的人
他也黑，穿着一件黑色长衫
(只能看见他的背面)

我想过了，这一个人
不是我

我（还）在这里。并且，
不太像是一个虚构物。我有重量
并且，我的皮毛
也非常闪耀

也就是说，
从这里实际看过去，那里
并不远
能看得清楚
这一只船的大致轮廓。

有时，这一个人高高地站在船头，不动
不知道他在站些什么
但多少可以理解：他正处于
一种特殊状态。也

就是说，可以这样去理解
他是暂时的、随机的
或舔着一根冰棍

都行。因此，也

可以反推出我
使用的看法
其实是很简洁的：
只是朝着那个方位，以及
那种景深（船，作为一件参照物）
，长久看着。

葱

此时，一个在吸烟的人。一个马匹，它不在。他想起它，马鞍掉在地上。马匹拖着鞍，一边吃着草叶。他为什么想起？他正看着一根窗台上的葱。

除非他刻意。只是这有什么好处，当他看着一根健康的葱他想起一个马匹。

是因为难吗？当一个人他看着葱而只能去想葱。而不是别的。

他大可不必去想，他在吸烟。

在一个六月傍晚。

但是不能，他是一个有意识的动物，有思想的权利与能力。就这样没有任何难度，他想起一个白色马匹。也许棕红色，但这不重要。

它在一片草地中央，天空是空的，没有云。这不是他的想法。他只是想到，一个马匹，还是一个马鞍。他先想到的是哪一个？这取决于什么？他没注意到。

一个拖着马鞍一边低头觅食草皮一边移动的马匹，谁是谁的补充。这说不清楚。他反正他不是同时想起。这太快，也许是马鞍。因为葱的缘故。

又或者马匹。它与这根葱有什么关联？

一个马匹与它的马鞍与一匹马，它们声音不同。而葱稳定：无论从字形，抑或那种方言发音，冲，或匆忙。

这一切迅速，他来不及注意到。

也许是在点起烟雾的那一瞬，他接收到了一个什么信号。一种输入，接着，他便想起马。马匹或一具磨得光滑的马鞍——它一定是掉在地上的，缠着一两个散落的绳头。他非常确定，并且觉得安全。

而马匹，一匹白马还是枣红马他就没那么确定。

但马在缓缓移动，扇着那根马尾，它光溜溜的，没毛。他想了一小会，觉得没什么意思。似乎也没什么好处。他在想，在烟雾中，没有痛苦。

没有。

否则，他会感觉到。他去感觉了，完全没有。所以他是封闭的？

他让马匹暂时停着。同时望着这根绿色葱管，他让葱管穿过马身，从肚子穿透到背脊。

就好像一根扩大的从地上长出的硬葱把马匹固定在那儿，没有痛感。

应该没有。

他没有感觉到马匹有什么情绪，反抗什么的。

这马匹悠然极了，嘴角嚼着嫩草叶，流出黏稠的泡沫。仿佛一个活的装置，天空是红色的。红色，红色仿佛油漆从天空大面积如瀑布下垂，就快触到马匹。天空在融化。

这让他感到恶心。

他呕吐。他把烟头灭在葱旁边，转过身，走去厨房准备晚餐。

神经病与枪支

每一个词语每一个词语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说出的话，每一瞬间成为一个人的暂时经历。每一次煽动翅膀。每一种自然发生，从手腕摘下手表，15:04，包括每一次返回。每一下重新开始（包括开始后的漫长熄灭），这其中，每一下都一样：它清晰，那么它还不够混乱。反之，它只是一种人的麻烦。每一下开始。

一个杯子立在桌上，它在开始什么？每一下都很轻（一种涌动也很微弱，或者推动）。我们不知道。一下又一下，一次又一次立在桌上不动。每一个动作只呈现动作本身的样子。那么精确，没有任何多余，与不足。每一趟都那么丰满，符合每一个（所有以及全部）尼姑对出家的想法。

我们能从一个影子中发现一头猛犸吗？吗？吗？从一块绿色中找出另一块色彩。假设每一次假设成立。那么每一次它必定又在昏厥中返回（而每一次返回它都可能发生意外）。返

回后，我们又开始。

每一次都一样，我们没有停下。

我们没有也不会消失。只能继续开始，一个词语接着一个词语没有始终，从每一个词语每一个假设开始。一个词语始终只是一个假设，每一个都是。只是假设而不是别的，每一个假设都徒有形式。每一次拔枪都会掉到地上。每一次射击，她都朝着天空的方向。古往今来，每一个天空又是那么空荡。这便是她行动的原则，每一次她都很负责，直到昏厥。后，溢出。不会，每一次她都能顺利返回，救回每一次她需要的呼吸我们知道？全部每一次。

大悲咒

这个杯子正是茱迪平时喝茶喝咖啡喝水的杯子，是一个陶瓷杯子，有浅粉色的线条涂装。歇会儿。

这个杯子此刻在这个桌子上也就是说这个杯子此刻不在也不可能在客厅的茶几上。

这不需要证明。不需要我这会儿走去客厅考察，以印证我脑壳里有的这个杯子在那里的图像。这只会引起焦虑也是不必要的，我想。只要我相信一个杯子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以上不同的地方或一个杯子只能是一个杯子而不会是多个同样的杯子并且分散在不同的位置。这可信吗，在一些看不见的位置同样也有这一个杯子。同时只需要证明这个杯子正是这个杯子而不是别的杯子。关于这个，证明这个杯子正是这个杯子却又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只有相信。这个杯子是茱迪平时使用的杯子我非常熟悉。

也就是说屋子里的所有杯子我都熟悉而这个杯子一定是茱迪平常用来喝水饮茶的杯子这

一点毋庸置疑。我又没有失语症不是吗。而且我总感觉我对生活多少缺乏那么一点儿的热忱。那种征兆是从何年何月开始出现的？我不记得。我从房间出发，端着杯子（一只黑色大号马克杯）走去厨房盛水，途径客厅我总会看见这个摆在茶几上的杯子。也许是早晨茱迪喝完咖啡后丢在那儿的。是茱迪的专用杯子没错，是那种只须瞥一眼便知道的东西，它完全属于茱迪。每一次我端着杯子不是从房间走去厨房便是端着满满杯水从厨房返回房间，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我总能在路过客厅时看见茶几上的这个杯子。这个杯子目前就摆在房间的书桌上。这就等于说这个杯子不可能摆在此刻的客厅里。这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它没有经过有效移动怎么就摆在了这儿？这儿不是那儿。我真想不起，脑壳里没有这个记忆。我不是说我中午睡觉刚醒便看见这两个书桌上的杯子，其中一个是我用的黑杯而附近那个是茱迪的我就感到不解。我是慢慢一点一点才发现这个情况的，在我缓气，心肺、神志等逐渐恢复正常时感觉桌子上好像多出了一个什么东西。除了电风扇、眼镜盒、手表、车钥匙香烟火机驾驶证件之类，还有几本杂书它们在最近一次的印象中就在那儿以外它是一个多出来的东西。不多不少，一个。生活中不会无缘无故增加或减少一个什么东西，

即使是一个杯子。只不过它正好就是这个杯子。而且它不是减少，是多出。这就比较容易察觉。也许是因为它的体积的关系，远比灰尘之类的大。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即使在我午睡时，也不可能有人经过这个屋子。并且我肯定我没有睡去。没有人在此期间进过这件屋子。当然也不排除，但是她妈的这种概率也太小了不是吗。约等于无穷小。那么，是谁或什么东西移动了这个杯子。除非就是我。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否则，这么明显的大动作多少会在脑壳中留下痕迹。但是没有。也就是说即使有，我也翻找不出来，不记得了。又或者，也许它已经消失了。更或者。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一切都会过去，以及消失。一切都会回到或进行到过去的时态或被经过什么的来到过去，或者有时也会消失。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我或一个杯子什么的不是时间的载体吗，笼统讲的话。它最大，时间。它也就是说是时间而不是动物抑或风之类的利用一定的能量移动了这个杯子的位置。这就像一个搞法论大功的主播总是在宣扬他的名言说，时间是神。因为时间是无穷无尽的，在它出现以后。它没有也不会有结束，只有开始。它开始于一个时间，同时它不会有结束。这也很好理解，因为时间在结束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庙，庙里供奉着一只手表）是看不到的。时间就是

这样一种东西或一个概念，是可有可无的。特别是时间的间，它几乎不可翻译。它让一个杯子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不同的地方而且是同一个杯子。或者让一个鸬鹚失去对佛陀的抵抗。或者它也可以让一个人在脑壳里烧起紫色大火焰。或者诸如此类而不需要通常那种缘由，因为它就是。实在因为其实认识时间也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而我通常都多的是时间。多到几乎都懒得去使用浪费它，而只是长久看着这个杯子。看着，但不去看见。这正是驻扎在低能量时空的我所擅长的，我比时间来得漫长些。

茱迪的历史

在茱迪的过去、当前与未来茱迪都是茱迪。这不是一个预言、一个秘密，它是一个陈述句。

茱迪愿意听陈述句。也愿意说，她说，茱迪会成为一个尼姑。我记得那是在茱迪的已经过去了的少女时代，茱迪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茱迪以后总有一天会去归元禅寺落发为尼姑，茱迪自己对自己鼓励道。总会有那么一天的，但又是哪一天呢，茱迪自己不知道。仿佛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以后会发生的事实，就好像它一定会发生。或者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是在以后但一定会来的未来。也就是在某一个日子。

没有茱迪就没有我。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茱迪有时也这么说。而这种时候，茱迪往往是在对我说。我说是的，没有茱迪就没有我不是吗，茱迪。当时，一个蚊虫正在我眼跟前飞舞，我迅速击拍手掌，它飞开了。我说什么？什么知道。

茱迪走开了。

我还停留在原地。

走去厨房或房间里独自吸烟的茱迪。你就是这样的，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你也就没有我。茱迪抛下一句说。她说谁么，茱迪是这样发音的，谁么都不知道。当然，我知道茱迪说的意思。无非是说，这句话里包含了某种成分不明的怨恨。但没有茱迪，我也就不复存在，所以茱迪说什么，我都能接受。即使因为她说的是谁么，而不是普遍用法的什么。这就像茱迪说她会成为一個尼姑时我是知道她在说什么的。尼姑么，一种古怪而冷漠的物种，茱迪的尼姑。

茱迪也就是说说而已。这我也是知道的。在无论茱迪已经度过的少女时代，以及这会儿作为一个妻子，茱迪都还没有实现她的愿望。尽管比起一个陈述句，它更像一个祈使句。尽管在茱迪内心里它无疑仍是一个陈述句，她能看见。

躺在夜晚的床上，茱迪看见一个尼姑在远去。茱迪叹了口气，没有说话。这么些年来，茱迪她一直没有掌握成为一个尼姑的方法。这又能怪谁呢？我吗？难道她不知道，在无论茱迪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茱迪都只是茱迪，茱迪离尼姑至少还差一头鲸鱼那么远的距离呢。茱迪有时是知道的。

但她不知道，没有我，同样也不会有茱迪。

一头叫茱迪的鲸鱼，茱迪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叫茱迪的原因。茱迪跳起来，仿佛要飞到空气中。因为茱迪就是一头鲸鱼，那一头鲸鱼，在深不可测的黑乎乎水下游来荡去的那一头大型哺乳动物它始终在那儿无法离去。它想干什么呢？从空气中缓缓落下后茱迪说，一头叫茱迪的鱼。那么大，它还是一条鱼吗。

它实在是太大太大了，作为一个叫茱迪的鱼类。

茱迪说这头鲸鱼也叫茱迪。茱迪有一次跟我神神秘秘说起，就好像她认识。我说是吗，没有茱迪就没有我，而茱迪是个好名字，即便作为一个鱼的名字。

不是啊，茱迪说，茱迪并不是这个鱼的名字。茱迪是这个鲸鱼的名字，她叫茱迪，茱迪说。你就是这样，谁么都不知道，茱迪埋怨道。

是啊，我说，反正她们都叫茱迪不是吗，茱迪。那是当然，茱迪说，当然。

有一阵风从窗外灌进来，正好吹落茱迪手指上夹着的那支烟的烟灰。茱迪有时不怎么喜欢风。当然也不讨厌。

可不管怎么说，一头鲸鱼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尼姑呢，茱迪说。她不知道，怎么也想不通。这是一件怎么也想不通的事情，茱迪说，一头

鲸鱼为什么会叫茱迪并且与她有同样的名字。这也太巧合了，茱迪自己对自己说。并且说，我又是谁呢？谁又是茱迪？说着说着，茱迪躺在夜晚的床上也就睡着了。

等到第二天起床，茱迪说，知道吗，告诉你一个秘密，在茱迪的过去、未来还是现在，茱迪都是茱迪。

那是在茱迪还是少女的时代，茱迪有时在起床后会说一些古怪的话，就好像被一个尼姑附体似的。茱迪说，这大概就是她们都叫茱迪的原因，茱迪自言自语道。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什么茱迪。

茱迪！妈的，一个尼姑。茱迪说，你们灵隐寺不是盛产尼姑吗，她就在那儿，茱迪，你去找她呀。快去快去，茱迪说。一边用脚踹我起床。

没有茱迪我将不复存在。

我不知道。有时茱迪就是这样的，很难分辨它是一个少女还是已经堕落，还是一个尼姑抑或一种鱼类。茱迪俯视着我，嘴角故意吐着一些泡沫。

由此可见，当茱迪是茱迪，她可能是一头鲸鱼。当茱迪是一头鲸鱼，茱迪又成了一个尼姑。

是的，茱迪说，尽管茱迪怎么样也想不通这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但茱迪就是茱迪不是

吗，茱迪说。

那为什么不可以直接是尼姑呢？茱迪。我小心地问茱迪，生怕她被风吹走。

是吗，哈，那不能告诉你，它是一个秘密。

茱迪说。

我——以上，我也就大概知道了在无论茱迪的过去（有太多是我不知道的）、当前（上午八点过三分，她出门去了）与未来（必定会来，但又在是哪一天呢）茱迪无非只是茱迪。并且感到放心，茱迪。要是我忽然想念起一个人，又不愿熄灭，那么我只须去反复不停说起她的名字，茱迪。

树下小歇

我带来的烦要远多于它带给我的阴凉。

这是我的看法。它只是一株这样的树木（见图）

一株这样的树木，并且，

我对于我没有看法。

有，也只是——只是有吗？我

并不了解我这种幻觉相对于我的具体位置

我是说，我是一种离我超近的，无法对焦的活动

是一种旧社会中心主义，或难免

不是一种大而化之，而不可能切实地去忧国

我，通常由 7000 亿亿亿个原子组成！

或佛陀的一次叹息诸如此类那就

算有罢，这也是一种烦。好在它也只是

语法作用于我而引发的某种细胞神经之算法紊乱

在阳台上

一阵风吹落晾在阳台栏杆上的衬衫，在它落到我身下前，我转头过去，看见两只袜子还稳稳地贴在栏杆上，就好像它们像两只不同的死了的长条形动物那样挂着。

我的两条腿搁在书桌上，左脚的一个大脚趾头已经碰到了喝水的杯子边沿。

我睡着了吗，在刚刚过去的一两分钟或许更短的时间里我迷迷糊糊的，仿佛脑子融化进了迷糊不清的神志中，那里既不是湖面也没有色彩。我一定是睡着了，并且这已经是上午数不过来的睡去还是昏厥的其中一次，我还记得。就在我的身体完全平躺在椅子上，视线散布在那部桌上的笔记本屏幕上读卡夫卡《窗边的眺望》这篇短文时，至少已经睡过去不下三次。现在，我又不得不重头开始读它：“在这些匆匆到来的春日里，我们做什么呢？”

是啊，我们什么都没做。倾听着这些从田间地头传来的各式鸟鸣声，我们的魂魄不知不觉离开身体，不知道又晃去哪里了。

六月十二日午后有雨两首

用来救起一个干枯的
和尚的命，太少，一滴水
用来当作天空中的
一个雨点，这时，它又实在太低
一个杯子里的一滴水
端起它，需要多少力气？
要是一不小心端起
我又要把它送给谁呢

假设同样的一滴水，当一个乌云从远处飘进天空
一个雨点以及不可计数的雨点就这样落下来
有一会儿了，在我与这云的中间
有一个黑色的雨燕在飞

1、它要离我近些（这是一个主要事实）

2、一个雨中的燕子，

不一定是一个雨燕。3、

跟在旧社会的情况基本类似，

一个雨点落在地上成为水。

风扇

在历史上，我单手握着一个手机，躺在凉席上。一部熊猫牌电扇在墙角落处运行。它调在了第二档速。这档速听上去已经够快了，一些非自然风正朝我吹来，这种时候，我知道我尤其需要说话。

说什么都行，一个人说。不是也无须对谁说，一个想象中不远处朋友，或在城市某座大厦办公室上班的妻子，或者干脆某个热心肠的空心菩萨，它们好像只会成为新的干扰，我不需要。我以为一个人就这么说着，比如看着风扇我说这是一部风扇，是熊猫牌的。它在运行，它是自动的，它不知道它在运行因为它自动。我在心里说这些饮鸩止渴式的空话，没有念出声，那样这些话就只有我自己听见。

这有什么好处，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以我有限的历史或经验，只要我这样说着话，我就会没事了。就可以从身体里排除掉那些不舒服的东西。它们是些什么？什么都不是。甚

至并不存在它们这些东西，我不清楚。

但它们是坏的，我知道。

身体知道，所以它们也算是真的。虽然这没什么了不起。没什么的，只要我继续对着这些风随便说些话，我就会变得轻一些。我翻了个身，去地板上做了几个俯卧撑，接着又迅速躺回到床上。我继续把手机举着，单手高高举着。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没有发现它的价值。但也无关紧要，我只要在脑汁里不停说话就可以了。风吹在我的脚毛上，风与尼姑，一群玩水的尼姑她们真的是从淮安来的吗，诸如此类现在，通过这些话音我大概已了解了我的这种情况，即我可能是一个虚头巴脑的家伙但正在一种坏循环里，我有点找不准线路了。

这点上我是不得不承认的，并且我以躺着同时双脚交叉的姿势作保证，我无法深入去思考这种大抵上绝非有可能着落的问题。我需要让脑汁水面处于一种绝对平坦，哪怕微澜的状态也不行，此刻。我不能冒险，得迅速撤掉这类念头。那样只会引发灾难，我是知道的。瞧瞧，通过以上一连串分析，我之所以会对我自身如此关注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我是根本不想知道的。但它的答案无疑就在这些风中。我需要它把这些死掉的问题从身体里带走，它们一直让我不舒服，仿佛成了一只病狒狒。我此

刻超想要那种佛陀离家时告别妻儿的那种自在感，我琢磨着，风至少得把他送到一片高地上，让那里的气候反复净化他。

快速的一天

上午 07:04，送张临去学校，08:10
回到家（茱迪已经出门了），随便吃点
东西，忘掉一些事。这会儿下午，16:23
寻找一种新的快速写作方式，
我需要用它来写那些长篇幅的东西
我试了，上午，一千字！它不是
意识流，噪音流，念佛，它又是什么？
昏厥又返回
吹吹风扇，饮些水
看会儿股市行情、战争近况，在整个中午。
下午我午睡了吗？
好像还没有，在手机上
捣鼓一下店铺，交易会自动发生
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世界
就是这样：懒得去描述与接近，在其中。
但这辈子我都不会去翻译他们
（Frank 和 Ted）的诗集
但它们会一直
留在我的书桌上，闪光，
吃灰尘。

一个寡言的人，以及她的套路。

由于时空维度的限制，

你是

这样的，你就

不是那样的。

你不可以

穿三只袜子，

而从来没有过

后悔。

酣畅淋漓的盛宴

云

猪油渣

太阳系

我

请按门铃!

某一只桃子

在所有现在、过去、以后的桃子中它是现在的一只。我说。在所有重要的桃子中，它不在那儿。它是一只水蜜桃，没有名字，在我吃过的桃子中我说它排在第二好吃。

之前，它是盘子里的一个静物，没有人性，价值小于这个盘子。它即使假设它是所有重要的桃子中的一个，它也没什么重要。桃子不是苹果。不是除桃子以外的所有事物，桃子的意义只发生在桃子内部：拆开它，可以看见它的内核全蛀烂了，那些蛆还没孵出。

我把桃子的剩余部分丢进烟缸，稍后，又把它们倒进靛色桶。

在我小的时候，一个暑假夜晚，我和我的两个侄子去后门山偷桃子。他们比我大，负责采摘，我躲在不远的玉米地里放风。玉米地里有一座老坟，黑乎乎的。我怕极了，感官变得异常灵敏。我只有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装死的兔子，蹲在地上不动，望着繁星泛滥的夜空，牢牢守住呼吸与心跳。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批桃子我发誓。我们脖子上挂着满满的两书包袋桃子，只尝一口桃子的尖，剩下的丢进路边的溪流里，消灭证据。

鸟与自然

打下去一支抛竿后，我走到堤边上的桑树阴影里坐着。3个麻雀（它们几乎雷同），停在同一根枝条上，摇着微风，以为自己是跋扈黑社会（卢照邻的亲戚，不好的那种）。

晚餐诗

茱迪，41岁，在厨房准备晚餐。
张临，快十岁整，对着冰箱上的屏幕
在原地踏步。我，几岁
——坐在餐桌边上，安静吃着一盒蛋卷
这时雨已经停了
一些忧伤（不多，但明显）在升起
应该不完全是因为这些事物的综合
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整体中

倒影

0、一个虚像。1、只有在我看见你时，你看着我。2、你是明暗中的一些明暗，看着但不看见我。3、我们相似，不相通。4、使用同一根光线，我们正好相反（包括图像与内容：5、我们绝不相等，你不是我的符号。）6、不像你，我是有重量的。7、我也有一些好的、轻飘的记忆：不好的也有，它们始终稳固。8、你呢？我有时忽明忽暗。你并不存在，9、且只与我有关。

但没有价值。

10、我是历史的、文化的也是曲折的，而你平面且干燥。且，11、你比我晚到。

12、我们相互望着，对话，但不说话。对称，但不完全。我们大相径庭，只是我们彼此也没有实际的怨恨。13、没有供求关系（好在情感还算充沛，不是吗）。你是那么模糊，14、虚拟，非物。15、我也是。

16、但是你不能，而我，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取出。因为，17、我比你安静、无限。

散骑常侍

小雨，我躺在阳台椅子上。小口尝着一杯杨梅水。这汁水甜多，略酸，醒目，我想起我老爹来。在所有过去、未来、现在，还有什么？都行，我老爹都是我老爹。我们之间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在同样的时空，谁知道。想起了，就想会儿（视频不通）。

他这会儿大概午觉已经醒来，在走廊里瘫坐着。听听收音机，看看天空，继续忘掉一些事情。不知道浙江有没有在落雨，这个季节应该是有台风的。从哪儿想起呢，他是一个乡村教师，解放前生人。仿佛读过一点私塾，放过牛，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上了绍兴的师范学堂，在外头辗转几年，回到家乡的小学堂里教书，平时也务农。他在乡里的两所学堂来回执教，我在小学时代也就常常跟着他跑。他是教语文和数学的，有时也教音乐课，会拉二胡，简单弹两下那种手脚琴也是会的。我从他那里没学到这种知识，连简谱都不识。那会儿，老

师在当地颇受人尊敬，教书先生，文化人。而在古时候，老师是带领弟子一起生活，彼此学习的人，而不仅仅限于知识的教授。这样讲起来，我老爹作为我的老师，也算名副其实。其实，他很少特意教我东西，也不怎么注意我的学习。对我没特别的要求。那时的人大抵上都很忙，因穷困而忙碌。总之，我上初二、三时，他就已经正式退休了，以四十多年教龄的高级小学教师的身份。总之呢，我老爹是一个曲折的人。这是他自己总结的。我有一次问他，你对你的一生有样子的感想。他想了会儿，很慢，很迟钝，想了很久。他的视线穿过天井，望着天空慢吞吞说：我的一生啊，是相当的曲折了，唉。说完，在他沉默前，我记得他还感叹了一句：天空，怎么会有这么空呢。

想起他的一些经历，我也就再好问什么。我说，我们来下盘棋罢。

两个李子

出门前，我吃了茶杯中的一个李子。它的味道让我想起，我也许是一个好人。

夏天，中午的街上很热，没有风。

两个男人站在路边，各自数着手上崭新的钞票纸。因为新，纸张摩擦的响声又脆又响亮。

湿漉漉地回到家中，卢照邻看见桌子上摆着一个透亮的李子，表面结着一些细小的水珠。他捡起它，在手掌上观摩了一会。这样的天气实在让人气闷，他要支持谁，还是反对谁，归根结底都是朝廷内部的事，他想。望着李子，他感到遥远，仿佛想起那个中午出门游泳的人。

大公鸡

悲剧是一种重复的艺术，一种古老的故事结构，是漫长的分水岭，可以被指认而无法分解的曙光，是人类历史精华的浓缩与第一原理，因此，它也是必然的。

副主席

我的叙述到此为止。我没有什么要添加。我即使增加，或减少，但就到此为止。我本身是没有什么的，无荒诞与目的可言，只是一种到此为止。我即使成熟，是云，也是一片到此为止的乌云。

月亮

在那里，我们等着发现一些东西
但她们已经走开了。当我们
回到这里，它变得更大
它是蓝色的。我们在河边烧起野火
可没有一个人围着它跳舞
一定是因为什么，我们放弃了
用来思想的唯一动作
而散落在附近的那些光线
显得那么疲软
考虑到她们最后离开的原因，我们承认
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错

旅行者

我提醒他，这可能是一次毫无胜算的旅行。前方布满了带有毒刺的荆棘，有饥饿的狼群和鬣狗在四处游荡，甚至你会莫名其妙掉进某个坑里，再也无法拔出自己，你只能像一株干旱的美洲植物那样一天天的等着天降甘霖，但是——

我话锋一转，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安慰他说，要是在晴朗的夜晚，兴许你会看到那无比震撼的繁星凝固在巨大的黑空中，那时，你会想起年少时不曾体会到的那种孤独与无聊。

速度与激情与计划
(与在漫长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一部风扇，
以三档的转速
控制着自身
的变化。

下午，一个在词汇的
一般意义上
的我
全部坐在
椅子上，没有
情感起落。

计划是这样的：大致上，
就这么
保持住这种粗制、
滥造的感觉，
一直到

傍晚，
如一头鸽鸟般
降临。

六月二十四日，早晨，有雨。

七点几分吃完早餐上楼来阳台坐着准备写诗
准备了一会感到困意漫延躺去床上睡回笼
听着雨声昏睡去顺便在脑汁里搜刮拟写几笔
写诗意味着进入一种非正常说话状态开始对每句话
每一个词语反复掂量观察直到它们趋于稳定
从杜甫到李商隐到王勃我想最差也不至于差到
李白罢就这样浮想着这些古代诗棍那会儿业已睡去
雨停时现在我正好醒来在九点十九分望着雨缓缓停歇。

晚清絮语

风扇吹拂我的脚毛，我已经喝过了一杯冰镇杨梅水。院中的池水里游荡着锦鲤，有银色的或其它——奴才就是奴才，即算一个文化恐怖分子也不配当。有一条则全黑，看着普通。有一条脑头大于它的身体，似乎在呕吐。在它下方，是一个在吐泡沫的。鱼不少，大约七十来条。

鱼这种东西。

池子边上的那株大叶芭蕉，长得也不错。

找点有意义的事做

早晨起床

7:15分，看会儿

特德的东西

他写了

太多的“我”与“死亡”之类的词汇

他甚至都不知道

那是些什么，但我

还是爱他

茱迪这时走到阳台上来，她说：

去把门把锁给修一下。

构树

等着。我用它们的花
在马影河边
钓起过一条草鱼
为此，我特地迁来马匹
跨上它，抓起鬃毛
一时竟不知要去哪里（找谁）

同样也在附近，我更多地会来长河这边
钓鱼，它宽阔些
秋天以后，水会一直推出去很远。

是七月

我有时不清楚在哪儿
周围黑乎乎的看不见手
远处同样黑，仿佛那里没有东西
有光线从身后射来
我也看不见
大约过了一会，那里便下雨了
我有时运气不好时就会这样，总感觉脚上
没穿袜子，望着鸟
不拉屎的河面
也没那种鱼群到来的感觉。

平静

耶稣上船后就睡了
海上忽然起风暴，船壳灌进水
门徒叫醒了他

是七月 首二

七月，一个人回到家中
一个人怎么回到家中，在七月
一个人她就怎么坐在阳台上
阳台上，七月明亮，她却忽明忽暗
一个人她忽明忽暗地回到
家中，家中没人，一件滴着水的衣服
晾在栏杆上。她坐下，在阳台上
想起这个七月：它首先明亮
有时，也暗。但明亮和暗
都来得突然，分明。以及其它
但无论它明亮、暗还是
其它，七月，一个人她已经
实际回到家中。只是
为什么是在七月？一个人忽明忽暗
回到家中。一到家，她便来到
明亮、实际的阳台上坐着

是七月 首三

清晨，我来到阳台。一只昆虫类落在椅子上不动。看了一会，它完全不动。我用手指去夹它的腿脚准备把它丢掉，它却断了。只是一个腿脚从肢体断开，但仍给我一种它突然断掉的感觉。这感觉轻，悄无声息，微弱而清脆。

它还在活着，挥动着两根天线似的长须，随后，我昏厥了过去。

烈日下

有几年了，没想起过水深火热这个词
我现在坐在马影河边，树荫下
饮着一个百事。前两天一个下午，我也在这儿
望着插在河中间的木桩
当时，木桩上
停着一只鹭鸶鸟，迎着风，仿佛完全不动。

是七月 首四

一个蓝色百事，拿在手里看，看不出什么。除了它是一个百事，一种蓝色。在许许多种蓝色中，它正好是这种。一个蓝色百事拿在手里看着它慢慢想，又能想起什么？这就多了，但也无非这些那些。

所以我突然在心里头说，这是一个蓝色百事。并不是在说这个饮料，实际上也不是在对自己说。

统计

葡萄。我每天大约产生十万字节的话
大部分是短句，且反复。很少有完整的
陈述句，问句不少
也许在 30% 以上

那是因为它的停留时间较长

无论它们是些什么话，在我的语言神经系统中
它们零碎，无对象，音量偏低

我每天大部分时间只是看着图像，不说话
脑壳是空着的。今天，到此 18:16 为止，
从口中说出的话好像是这 3 句：

1、“没有。”那是在河边的对话；

2、“来两个中南海，黑色。”

（它会在过一会儿出门散步时发生。）

3、“好。”对一个下楼吃午饭的信号的回音。

下午，我在睡中。不记得梦里

说过什么话，只记得一个人抱着一根

毛竹，不清楚她在做什么。我也不认识

现在，4、写作，无非也是说话

但又不同，它主要是对要说的话以及文字排列
的形状进行反复组合。而有时，

它又不用说话，跟着手指头运动即可

是七月 首五，补吟别姚来江

司余姚路过武汉，那么我去了城里与他小聚
两个越人，即便在楚地相遇，话也不多
好在各自的个性保持的仍算完整
他离汉应该有三四天了吧，不知下次
在什么时候又会在哪里见面呢

是七月记

要确定它在哪里比什么是它来得迫切，艇，停在湖中央，要确定它是什么，首先要弄清它所在的位置，我们仅能提供一些不知可否的参考，决定的人是它们。它们黑，在七月炎热中它们朝它走去，涉过水，打昏两只鸬鹚，它们在岸上升起篝火。来吧，跪下！它说。来不及确定它说的内容，甚至语气，它飞走了。而我们是一些温吞的文人，并对旧社会保持着大量热忱，在长期自我经营下变得晦涩而不可分析，礼貌又克制，把遇见的每一个罗汉丢到河里。也就是说，他们也看见了。但没有渡河过来与我们发生火并。

杯子与云

两件常见、简洁、粗糙与无聊的事物。我有时一个上午在阳台上，端着一只杯子饮水也望着云。这云移动，缓慢且自身变化。与它附近的云没大的区别但又完全不同，它单一，一朵白色的云。或在白色中的一朵云，或只是一些反射光线我看见，都行。我昏厥，忘了返回。与光线一样，我无非也非常常见、简洁，有时均匀与大部分时候显然有些无聊。

事与物：七月二十九日在胭脂路融园与阿强、东林喝水。

这是一件什么事？从哪里算起才算是。是一件，那么就不是多件。要是多件，那它们就应该是无数件。因此，什么是事？上帝或道或在哪怕在菩萨心里面，终究有没有事是事。事发生了，一个人穿着拖鞋来到这里。另一个人从昙华林地铁站出来同样走到这里，现在，两个分别又完全的事实在它们移动路线上有了一个暂时交叉点，在必定相同且单一的光线下，在这里，并且只能现在。现在一个这里大致需要确定多少范围才算是这里？才可以考虑一件或一些事正在这里发生，包括附近也算在内。附近是一些树木，板凳，别的人，制度优势，勒色桶以及其它杂物，仅以作为一个场景来处理的理由实在是因它们次要。它们不是事的重点。事的主要事实（它必定粗糙）是三个人在花坛卡座喝水，畅聊，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彼此都觉得这真实，因为熟悉。认为可以顺畅地与对方交流信息。同样也是因为熟悉。三杯水摆在桌上，有时它们会被同时端起。端起后，

又很快被摆在桌上。但杯子是物，静物。物在事中起到的作用有限，它通常可以被替代但不可缺。三杯水，喝完后，都没续杯。懒得喝。再过几天就立秋了，但仍在狂热的大伏天中。事就是这样。它，这，到底是不是一件事。以什么来评估，是否需要一个标准以及，它必定需要一个中心。但无论从哪个另类视角，它一定是一次物与物的相遇，一个可统计与描述的事件。她们也在这里。但在事件以外，她们有她们的事件，因为近，她们之间容易发生因果关系。而我们在喝咖啡水。各喝各的，话音从各自的嘴里说出，在空气中消失以前它的声响与情感被对方的脑壳吸收，转化与存储，连同附近的杂物画面与色彩与风感，气味诸如此类而实际是什么又是事呢，终归无事，在一株不停有碎花掉落的桉树、朴树还是叫什么反正不是槐树的树木的树荫下。大部分时候这株树上跳着几头既不是鸚鵡，不像是白头鸚，肯定也不会是喜鹊科属但体态近似的鸟雀，只有动作，没有忧虑，它们又有什么鸟的事。

自画像

有一天下午，睡醒后
我到走廊上坐着感觉
恶心，连吐了几下，仿佛又没
什么东西可以吐出来
我妈走过来问
是哪不舒服吗？
我说，没事。

现在，我想起那个暑假
大部分的时间在遭受
一种慢性肠胃炎的折磨。但即便这样，
到了傍晚，我都会走去附近的
溪潭里游泳，跟小伙伴们
一起玩。溪水
干净，
我们也是。

接龙

这些就是命。此刻，
一个烟头搁在烟缸上
烧着，一个人
来到此刻，42岁，8个月
零几天，
不作停留。

色彩

倒数上去二十年，我的青年时代，主要色彩是蓝色。天空空荡，蓝色。一个人假设她正好是卢照邻，他走在古代秋天空荡的路上，蓝色，但旧。打开一只手掌，一个浅蓝色火焰停着，翻落后，化为乌有。一个蓝色百事是一种好喝的饮料它始终保持蓝色的包装，一个尼姑。蓝色吗，她通常是一种粉红色。而一个杯子，与色彩无关，它只是干净。一个虫子飞来掉进杯子。我从没考虑过虫子的色彩。而鸬鹚抑或蝠鱮，它们只表示昏厥的程度，是黑色的。黑不是色彩，它关乎明亮度，特殊的情况是鸟，它们分两种：灰鸟，或色彩斑斓，那它就是一头翠鸟（永远背对着我们）。而一株随便的什么树木停在路上，根本不用去考虑它的色彩，它只是随便立着，并不用关注它的种类，无论有时刮风下雨。雨，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少下雨。下，也就那么几颗，完全数得过来。雨透明，无色，落到地上成为水。至于我的屋子门口种着的那两株树，一株是桃树，它已经过季了。另一株当然是他妈的无花果，这会儿长满了果实。实际上，它不会返回。

游泳

在水里的一种玩。一条银水蛇
翻过浮木。她放下小艇，天空倒映在水下
它们在傍晚因为什么
而烧着，烟雾来自
附近的山野中，回声也是
她不知道。抱着一个鹅卵石站在岸边
对岸，一个大犄角黄牛淌水缓缓过来，
鼻孔喷出粗重的水汽已预示它是
某个颓废天神的实际化身，它的动作隐秘
而恐惧，但始终只发生在水下
对孩子们的欢乐没有兴趣
游完泳，他们还要回去做家庭作业

六只鸟

——祝杨黎六十岁生日

六只鸟停在树上与中午，树上停着六只鸟。

停着，六只，鸟在一株银杏树上。

六，一个确定的数值：

大于一，表示多的一种且正好是一与一与一与一与一，一与一。

六只鸟停在一株银杏树上，六比一。

六首先确定。

其次，一呢？

一意味着整体，它天然对，且确定。

一与一呢？

不是六。

中午，一只鸟飞来停在树上，另一只不同的鸟（否则它只能是一种重复）接着也飞来，停落在同一株树上。

就跟约好了似的，

都是好鸟！

剩下的四只，它们一起齐齐飞来，并整齐地落到树枝上。

没有于是，是我坐在滚烫的阳台上，数着。

先是一只接着一只，再接着是四只一起。

总共六只鸟：

同一品种，一种青灰色的鸟雀。

六只鸟是不是六只鸟？

也就是说，其次，六的确定只能是另外的一种确定。

那就太多了，大概只是为了方便。

中午，我看见六只鸟停在门口的那株银杏树树木上，它们是同一种鸟的六只鸟一只与一只与一只与一只与一只一齐停在我家门前的那株银杏树上。

整个中午，它们没飞走。

六只中午的鸟，它们先是在中午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落下。

其次，落下后，整个中午它们都在树枝上停着，没有飞开。

我是怎么知道的？

不知道，是我看见了，并且想起什么。

这里，那里。

一个上午，我在老家嵊县的屋子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对着门，坐在一张桌子边上。墨绿色的绒面桌布上摆着我正在敲字的屏幕。光标闪烁。我抬眼往门口看过去，一个个头不大的土黄蜂飞在空气中，在调准登陆门板上的那个长方形蛀洞的位置。没什么问题，平稳着落后它爬进洞去了。门口是走廊。水泥栏杆上几乎攀满了丝瓜藤叶，没有结瓜。前天回到家，晚饭时，我们说起院子里的这三株丝瓜藤，很奇怪，它们长势不错，也开了花，但就是不结瓜果。大概开的是些雄花，我妈讲。掠过阳台与邻居家的屋顶，不远处就是前门山，以及更远也更高的天空，这会儿，青亮的空中有一大块散乱的白云往东面飘走着。一个在不停升温的夏天上午，和平而略闷，我感到这一切在熟

悉。否则我不会去想，我这又是在哪儿呢？这里，或那里。我有时大部分时候不在这里，那种情况下，这里便是那里。一个远，有时也遥远的那里。而现在，我正在那里。相当于实际地在这里。只是，我又不觉得是在这里。同理，也不是已经在那里。那里是一些云。不是一朵，一团，而更像是一些。它们移动缓慢，重复但明显。以及其它。云，就这样我又额外想起另一些事实，且只能接受。

昆虫

在旧社会，农村的夜晚多昆虫，在脚边飞来游去。不像夜空里的星星仍旧繁茂，闪烁，近似于永恒。

一株孤独又灿烂的树

堤岸上有一株树木。他们想既然整个堤岸上有且仅有这么一株树木那么它，应当是一株孤独的树木。只是，孤独是不够的。这段堤岸有那么长，而只有它这一株树木，单立着。看上去不像是那种经烧的木头，用来造门柜，似乎也不合适。

火，迷信与思念

佛纸，仪式与回忆。且只有回忆。那是唯一剩下的，无法转述给他人的神秘经验。现在，一个人不是在幻觉中烧那些念佛纸，它们是真的。是真经，已通过语言的密集加持与等价交换。作为一件隔世礼物。利用火，它们将成为一种在那边的信息。谁知道呢。鬼只是一种相对的事物。但她们一定会回来（她信），隐身（但不是透明）坐在餐桌边吃东西，长幼有序。没有争吵，她们热闹，不说话。我们也是。在混沌的心里获得一些慰藉。去熟悉这种日后总归会用到的家族习惯。只是这一切是否需要翻译？什么又是这一切。离去，这一切。仿若金龙游走在纸张边缘，通向自身的熄灭，最后，你熄灭。

丝瓜藤

现在，我开始的那部分
已结束在那里，它开出黄色花朵的
原因，可以从我这里找到
而我一直在开始、出发的事实
同样源自我：那便是，
它是一种什么？
面向空气的松软，并且拒绝白天的明亮
我深入暗处，但又无法找到
形成我的那个原因

汇率

但是这种迟缓，这种对某个词语的色彩，以及明亮的不确定，他始终无法把控与躲避。它令他再次昏厥瘫坐在椅子上。他望着一种平坦，看不到头，也没有痛苦来回在它们中间他是否能及时并实际返回？不，这一切并不明显。

窗沿上的四只麻雀

如今，麻雀都很肥
不再有神经衰弱
我看见它们时，它们
正停在窗沿上韬晦时光，玩
收集事实，怀疑这些那些
它们的前世也不太一致

所有生日诗

在——鸡蛋的这一边，转圈接着昏厥。它不会停下。酷孩脖子上套着彩色电线，井水即将溢出，天黑后，他们各自回家，消失，忘掉菩萨，谜语，这天的作业。生命成长需要找到那种音律，需要一些运气，她没有竹排用来运输鸬鹚但年轻。

在天地山水间顺着记忆她往上蠕动，是自己的云梯。但他知道这种用法而无须通晓语言这就像是——在一种本地的物产上打三百个结，但不能是一个浪花它又是什么，是谁？它总归太旧社会、东方与神经。因此在一块方形蛋糕上甜蜜融化苍蝇的心，如此综合，他对她湖水般荡漾的表面积基本满意。

一件在持续但不符合逻辑的事

最近。已连续
三个傍晚
我去附近的河里垂钓
天黑后，还会钓上一会
直到鱼群全部、彻底与完全离去
它们去哪儿了？
哪儿也没去，它们
只是消失。我呢？
近似，
 我把我丢在
岸边，疾速穿过那些暗黑
回到家中。

旱季

旱季大，旱。茱迪蜿蜒在地板上，在擦地板。酷的没边儿的乌龟翻过窗口，尾巴烧着了。它急着去观看孔子与洛特雷阿蒙火并，就在村口的小卖部，不远。它从没看见过自己的骨头。

第一章

为什么是三个尼姑？为什么就不应该是三头鸬鹚。而有时，它们正好是三件摆在书桌上的静物。一个水蜜桃，一部塑料打火机，剩下的那一个，以我的性格，不知道它是什么但一定是什么。除非它什么都不是，随意。那就糟了。第一章总是难写。我坐在阳台上，把一只手臂举起，高高擎在空气中。尼姑们远远地看见了，三个红色迎风招展的尼姑。我不认识的。

我出门去附近买烟。

一路上，没有丝毫的风。八月的光线强烈，我喘着气，步履稳健，没有要昏厥但有一种鞋底烤糊的感觉。对烟雾的需求使我加紧步伐，越往下走，越缓慢。最后，我干脆在那个短小的水泥桥上暂歇着，看会儿在沟渠里的游戏的餐鲮。

我有时走去前线的路上，一不小心遇上正在路边休息的她们。她们少了一个。我问，她人呢？

别提了，施主，那个废物回家生孩子去啦。
两个尼姑中矮一些的那个埋怨道。

并且不为什么！她有些恶狠狠地补充道。

我不好多问。

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我经常看见你们在河边游来荡去，唉声叹气也就地野餐。就这么闲适吗，世上还有好多人等着你们去渡呢。我这不是在批评，我赶忙解释说。我把行李放下，点燃一支烟雾，在她们斜对面的草丛里坐下。你们的船呢，我说，在哪儿。你们就是船。你们只是在等风的到来是不是？风不动，你们也不动。自然是这样的，这天气正是气闷得不得了，我是说，请原谅，在此我并非想，我举手向云发誓这绝非我的本意，就好像一个无事生非的旧社会警察那样，指东道西地盘问你们，仿佛像是要从你们身上挖掘出什么隐私还是秘密，不是，我这么说，在用词上看来还是不够妥帖，但我的意思是，你们是天然的，作为尼姑，你们必定有特殊但明确的行动目标不是吗，只是我在河边钓鱼时，或在阳台上，总是远远就能看见你们的身影，可我毕竟也不想走过去打招呼，只想以一个抒情诗人那样的方式偷偷观察你们的活动轨迹，猜测你们的意图，那让我浮想联翩，你们是在实际苦修，还是玩，还是在捕捉什么祥瑞？是不是又到了快封禅的季

节了，也就是说，事实是，你们这种不解其义的活动实在严重困扰到了我。我无法入睡，你们那鲜亮、欢荡的阴影总是在我脑壳里盘旋，挥之不去，尽管我知道那实在也是没有必要的，也许是天气的缘故吧，明明是雨季，却一连数十天晴空万里，连一个干燥的雨滴没有下，我因此经常昏头昏脑的，但我又不想离开那个露天阳台，那是我写作的地方，无论冷暖，是我的巢，实在迫不得已或情势紧急之下，我才会离开一会。那时要不去小卖部购置烟草，要不就急着赶去前线，那都是救命的事，处理完后，我又会马不停蹄回到阳台上，哪怕整天枯坐着也无妨。我热爱阳台。

由于，我有时会突然失去那种慈悲的能力，在起身与她俩告别前，转而我只有把一些好的痛苦，或我称之为善的东西作用在她们身上。她们也没拒绝。

一件巨大而倾斜的作品

凝视一种绿色，封面，四月
可以一直延长的一个过程
音乐加重她的伤心，它是怎样的？鲸鱼
搁浅的回湾连续响起两次爆炸声
可是，海水不会因为惧怕连接
而躲起来，死掉
抵制每一种熟悉的风格
我们到达时，在下午的光线中它倾斜着

灰尘的分布

要从它们中找出一个色彩是那么难
在一个太早的阴天早晨，
那一个比云高的飞鸟的黑点。
饮水，昏厥，你和我在数量上一样单独
整洁的屋顶是另一种事物
茱迪已经起床，这天的分布
将是在厨房、厕所，
在地铁上，在城市某个
角落，吃一些难吃的午餐
而我没那么快，连续。
这天我还去钓鱼吗？风向，适当的
退水速度，以及谁会来？
一些是想法。余下的
只是猜测，它们总是需要在
每一次写作中去反复排列
以保持诚实。那些多出的部分，
吸附在屏幕上
它们微弱，放弃节奏
而不再彼此吸引
形成为一件新的事物，诗——
但也不意味着就此结束：
八月，慧根薄弱的和尚还了俗，回到家中
望着一只杯子，说出的无非是虚空。

一只杯子的结束

现在，它是从桌子边沿翻落到地上破的：
一只杯子，我不会修补，它摔掉了一大块
以及更多细碎的部分——它们，
一只完整的杯子不在一起，使我的呼吸平缓
（剩余的杯身上，小鸟的图形完好。）
我弯起手指，穿过它的杯柄，钩着它
走去勒色桶，丢掉。八月三十一日，是为记

第二章

自 传

给我一个词语。漏斗或我是一种疾病，大半夜，我起床去楼下倒勒色。邻居也在倒勒色。月光和煦，刺眼，我们把勒色撒得遍地都是。我举起一只手臂。但是手上没有抓着那种激烈火把，或一只平底锅。他回家了。我只能甩出。我有时一九八六年，时常因感到孤独而退化成一只羊，少顷，又变化为一只贝壳，或一股气。或我是每一个所有人的其中一个而不是别的，总是这样，我偶尔向星辰杂乱的夜空发射一根黄金搅屎棍，点燃一种预期，有时背着双手静止，不动如鹤，单独杵在前线。每五年更新一次全身细胞，焕然一新，我顺利老去。我的开端在哪儿？直至消失。我一直是我的预言，并不复杂只是反复。是自我经验的特产，坐在

椅子上我叹气也饮水，在不是旱季便是淡季这类词汇的暗示下没有呕吐。没有。我在等。而不是在等什么，那是什么？停在山顶的一个东西它黑，必定又闪耀，射出黑光，完全不同于我，我静，冒烟，我在等一个动作到来。一个不动甚至可以是反动的动作，它轻。它可以是任何什么，是船帆停在岸边，一首歌曲突然卡壳停歇，在等那种剩下的东西。它们不是什么？暂时还不存在，对于我，绝不是一种神秘，也不会是晦涩，它们可以轻易使我昏厥。而我有时没有及时返回。只因我真的不是一只眼珠发射红光的长毛兔，而只是一头异形的前世不是吗？路途漫长而坎坷，不可被消费，我离静物始终还差上那么一点，一个折翅的雌蚁可以勉强通过那个缝隙而不是一根光线。它正是我昏厥的原因。我能找到这个原因的原因实在是因为我是一个写字的，给我一个词语，我能一直写到星期六直至呕吐。但我有时过于虚弱不堪，身体不再有这种正常生理反馈。我对我的身体一直很好，形影相随。这是一个什么词语？形影。我的形状是什么？人形，椭圆，有两根脚的柱状体？它和我的影子有什么关系。我飞走了，不知道。在任何时间段，都是它在庇佑我，保护着我走向毁灭。这点上不用我等待，它自然会到来。在我的脑壳里从一出生便焊下了这

种记忆，异常牢固。反过来说，实际上，我寄生在我平淡且淡蓝色的影子中。这样说对吗？不清楚，我不了解影子、烟雾以及升仙这类虚头巴脑，时而形而上的事物。我平常只是一个写字的，老实头人，对写下的字句一概不负责。我是发过誓的。这样就方便我在没事无聊时去写写云，一朵乌云。我不是云。无论我是不是总是在写云啊，蝠鱮啊，鸡鸭鹅这类家禽，尼姑抑或和尚与下雪，我都与云无关。云洁净，而我是一头高地狒狒。这些我在不算太长的写字生涯中都反复写到过了，一句话，它们是写不完的。它们若是要去写清楚正确并不难，但要写完又是不可能的。怎么算完呢？一朵云写完后，它不可能什么都不剩，它必定还有剩余。而其实，我感兴趣或者说在等的似乎就是那剩余的部分。除了一朵云的体积、形状、色彩密度和移动，它的高度，精神，悔悟等等杂七杂八以外的非本质性的东西，它们就在那儿，在前方不远处，仿佛虚空但明显又不像。但正是这种对象吸引着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在阳台的书桌上敲字，一字一字敲出它们，直至手脚麻木，昏头昏脑，胃痉挛发作。我流连于这种惯性的驱使，不愿返回。一到傍晚，我立即起身去河边钓鱼。那才是正经事。尤其夏天，天完全黑下来后，河面恐怖而宁静，蚊虫肆虐，我

还会在岸边待上一会。在野外不断升起的暗黑中，离事物愈来愈近，我在写作：一条河水，一头落单停在堤上的鹭鸶，一些风停着，它们不再是光线下的样子，仿佛完全剩余，就在那儿，不动而可以随便取出，玩。它们不是词语。可接近，身处其中而无法分析，就是这样，不是动作而只是一种状态的抽象。它们停着。移动，但迟缓，仿佛停着。这是一种好时候，我的阴影呢？或我已经与它重合，我感到实心。成了一朵真实密闭的乌云我无处不在，又不在黑暗中的任何角落。这事不能细想，就是这样，我稳定而只有风能吹散它。风停着，也就在这种时候，我哪儿也不想去，包括“那边”。我只是在岸边等着，单独一个人。当然是空等。这时，给我哪怕任何一个短语一个词语比如云，需要吗。已经不需要了，我已不在那儿，我仿佛不再是一个荡漾着的主语，我不存在。等也是空等。我从来不是夜晚的动物，宁愿不发射光线。以上。那不是我，统统不是。也不是我的什么胡言乱语，尽管我总是模糊一大片，从东西南北所有方位收拢或散去，但我的触觉器官通常正常，只要在写作中，我就会像一个豹子经过一间连续倒闭的印刷厂，轻手轻脚，趾蹠松软，我不会原谅我。在我所有的愿望中也没有后悔。对此，我感到满足，但饿，我是总有一股荒草

快要烧着抑或篝火正在熄灭的气息，现在，我来到镜子前，洗手。上完厕所，我总是对我清洗。刷牙，绞毛巾擦脸，从脑壳到双手在一个大热天中午只要足够恍惚我总是随便洗漱一通，就差洗脚。接着我望着镜子，一种古老的反光物。一个等比例虚像也在镜中，不是谁。它的明暗，各个器官所处的位置紧密勾勒出一副整体的外表，不是谁又会是谁。除非它先开口说话，否则我对它这样的视觉信息保持沉默。我望着镜玻璃的反光表面，他呢？它只能望着镜子反面或背面。两者动作一致，只有那折返的光线在轰击我们的形象。动作不会骗人。我们既不互相妨碍，也不可彼此摆脱，只要镜子在，很不幸，我们就不会像我和我的影子那样重叠。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因为什么？我不想再解释，诡辩，每个人都一样，每件物品，因为光照。因为光，整个世界被视觉化了，分成那种极微小的格子，他们称它为像素，每个人，每一件物品无非都是一堆堆的像素。而不是电子夸克啥的，它们也是像素。就像苍蝇、蜻蜓那种复眼，他们找到了世界的本质，就因为它可分割。不是无限的，它有最小单位，常数，科学，不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去揭破世界的神秘，而在倒数上去一百万年前，他们还只是一些脱毛未净的灵长猴。它们想做什么，是

什么在驱使他们。先天毁灭性吗，又是谁从天上带来的原始火苗。天上除了天堂什么都没有，只有光辐射污染，飞机，鸟，以及钛合金太空垃圾什么的，而绝不会有一块镜子，微开着的门，寺庙（那是在宇宙尽头的唯一事物）以及必然的阶级斗争，所以，不要去天上。不要去升仙，在镜子里待着即可，虚拟但可永葆不朽。这也是唯一不二的人类解放之道，是的。我已借托于我的言辞说得够多了，喋喋不休，唠唠叨叨，我闭嘴。我不再透露。我即使在所有人中是唯一的那一个，哪一个呢？我，这里（房间里）没有别人，但我，实在与这些统统无关。我是实际的。我是我实际的一切，反之，不是我。我的手指按在键盘上，夹着一支烟雾，它在思想，不动，它在等什么？它明显不是但是我的一小部分，没有痛，我感觉不到。一根灵巧的指头，我用它来写字，敲，玩，什么都得仰仗它的指向。要不，我哪儿也够不到。我用它指向恒星，空气，树枝或一坨猫屎，而不用亲身到达，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吗，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就这样通过它的指引，通过那道狭窄，不断膨胀开的门，滑出，我投身到世上。接着，我看见了光。不，兔子，我的眼睛、耳朵、皮肤都是关着的！我呕吐，接着开始第一口呼吸。事情就这样成了。那一瞬间，我被确定下来，从

偶然到永久性成为我这种现象，奇异而普遍（每个人都这样），我坐在一把舒服的椅子上，以上。现在，轮到我了。我总归要写写我。一个主语，名词，我。我有什么好写的。我来写我，通过什么来写我，用鹅吗，那明显是一个误会。还是直接写我，一个代词而已。我毕竟不是什么家禽类。都行，我一概不负责。我稍许做些返回。我写：起先的起先，世界黑乎乎的混沌一片，接着，我到来。到来后，世界仍混沌一片。我不知在哪，在恒温的羊水中晃荡着，我什么也看不见，听不清。我饿，吸收能量，分裂，扩张，逐渐形成我的形状，而没有对此的嗅觉记忆，只靠想象我实在无法描述与抵达。我一无所知，运动结束了吗？那会儿，与我一同到来的又是什么？我不可能单独到来。我从来不是完整的，不知道。我在历史中但并非历史的造化。我很晚，大约二十岁开始发育时我才开始学习写字，那时，我尽可能返回去寻找，不是记忆，我去找那种散布在身体里的最早的东西，那种信息，完全没有。我已经完全被语言化，而那种东西只能飘忽在经验以外，因此我昏厥，不停去寻找，无非没有。只记得一开始，我并没有孤独（那一定是我喝了太多的稀薄的过期奶水，米汤之类）我是说，言归正传，一开始，我有一个母亲，一个妈，一个上代遗传者。我们至今保持

着良好的非动物性的第一关系。我有一个是农妇的母亲。盖亚，或女娲，我因她而创造，投胎而来。是我的缘起，我一切的源头，所有疑惑的答案。因此，我来。相反，没有我，她又会在哪儿呢？在实际中，无非无须这类似乎合理但并不适当的假设，实际是，在某年某时某地，她是一个在中午扛着锄头顶着烈日出门的女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及未来，我们互为因果。作为各自的逻辑补充同时又天然关联，我们的性格在内心最深处恪守那种一致性。只是我比她先进一步。现在二零二二年，把一部打火机竖立在桌上。我还有个妹妹，曾经她会轻功。但我不认识。后来，她成了一部云梯，是啊，通过对自身的攀爬她就这样消失了。那是我们共同的主题。道路，大趋势与归宿。因此，我们在溪岸边驻足，过早地开始欣赏夕阳反射出的残余物。接着黄昏降临，一群怪鸟带着乌黑的翅膀射入天空，没人能正确讲出它们的整体形状的变化。飞行轨迹，以及其它。我模糊。然后，我上学去了。认识了一种叫榆树的落叶乔木，主干光滑，开紫色碎花。也许是樱花树，谁知道呢，学校里并不传授植物学知识，我们吸拉着鼻涕，灰头崧脑，我们是稻田里的稗草，红领巾先锋队，我们从山岗上，山湾陇，树林里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乌漆嘛黑钻出来，听从指挥，

玩，闹挺极了。傍晚在晚霞中散去，接着第二天又带着干粮，咸菜什么的去学校朗读，写字，算加减数字。如此经年反复，只有单挑与群殴与罚站才能真正帮助我们长大。而我父亲，一个乡村教师，他的方式是让学生自己打教鞭，打手掌，他则站在讲台上帮我们计数。他还教过我音乐，就是那种带键盘但不是钢琴的什么东西，我完全弄不懂。他还会拉二胡，告诉我千日胡琴百日箫的道理，并且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而当地山水怀抱，烟雨朦胧，钟灵毓秀，乃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一。自然，穷人也是络绎不绝。不赘。我有一支竹丝扫帚，但学校不像寺庙有扫不完的树叶，烦。每一片树叶。我蹲在地上研究它们的经脉，锯齿状边缘，在蚂蚁翻越它时，朝它啐上一口唾沫。而因为内向与害羞，我从不在学校上厕所。它们同样挂满屎尿，我感到恐惧。一个缺乏火气的孩子我有时夜晚仰躺在床上，我的鸟在窗外那株大香樟树冠上乱叫。一只复仇猫头鹰。它在诅咒抑或哀号些什么？没有翻译，我不知道。我在记忆中存住它那古怪悚然的发声方式，以便日后使用。它不是一只通用的鸟。鸟通常轻巧而简洁，以我喜欢的样子停在窗前，或飞在空中。飞累了，也就停下，停在半空歇息。模模糊糊，在繁星大面积闪烁下它收拢鸟爪，鸟头插入翅膀深处，

一些好的风托举着它，远离大地。我在这类正式的形象中昏睡去，谁都不知道我去了哪儿但我仍与我的魂魄在一起，我琢磨着。我有时一定是去了一九七九年以前，那里有什么？黑乎乎的空荡没有尽头但清凉之极。而每次我都能借住理性，顺利返回。在那儿，我反正是提前见到了那座悬浮着的大庙。离地三尺，浓雾笼罩，具体情况不详。庙里有虎吗？忘了。记忆总在变形中反复叠加，重新生成，接着淡去。把它/放在手上/不同的老虎/走去/不同的/山顶——我至今仍记得。它与在没有鸟以前的情况基本类似，怎么说呢？要知道，我直到十八岁以后才吃到薯片！是乐事牌的。一种美国零食。而在一九八六年我们在当地只能吃到发霉的五香瓜子壳。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胃，能消化一切杂质。我们看着鸬鹚潜入水潭里。我们望着云，但对下雨没有思念。下雪呢？要是下雪，我们，我与一群伙伴会去山边上的水塘里砸冰玩。我们总是非常懵懂，无知但绝不孤独。那是后来的事，那至少要等到一九八六年以后我才能发现这个私人秘密。而不可能在集体中。我们同类，但总是模糊，随便跌倒更是家常便饭。我混在我们的谜语中间，个子偏矮，胃口又差。有时在大多数的中午，我不经意间吃了太多的糖。不是那种社会主义古巴糖，它们红棕色。是纯

白的甘蔗糖，每一粒都晶晶亮，发光，我每个中午用它拌饭吃，甜得腻味得发昏，闰土极了。有时不是，我总是在乡村供销社、电影院门口，在山顶、溪流岸边，在野地里游荡。只是那种日子随着童年的消失在苦乐掺半中也就疾速结束而不可返回，稍后，我学会了抒情。我练习，直到彻底掌握。我有一天在一九八六年看到母亲嘴上夹着一根筷子，像猪似的被人按在椅子上以防止她挣扎，在妹妹丢失的第二天。也就是这天下午，我被一个亲戚带去县城看了牙医。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它们有什么样的规律？什么又是偶然，以及意外又是什么意思。偶然而充盈，我在弱小的脑壳中装载不下过于枯燥的概念。它们平面，没有色彩，没有序列，以及总之含糊。可任意反复剪辑，而不会变得更破碎。在我的记忆库中，它们始终被摆放在过去了的“那边”。是构成我这样的一个我的重要部分以及初始条件。平常呈现压缩状，使用时，又可随时扩散。非常灵活。我漏斗，却从不去过滤它们。它们是经验吗？很难说它们不是一种材料，且只与我有关。这些都没什么可说的，我的童年。我的一只脚搁在床沿，另一只脚必然交叉搁置在这只脚上，我半躺着，在沙发椅子上，现在已经是下一个世纪的二零二二年，一个中午，我，一个射手座，我在回忆，深入，

我又能去哪儿呢。这儿又是哪儿。这儿暂时。而我总归已经不在那儿。所以，回忆。一种往前移动的返回，不断往前，又不断返回到原处，不远，一九七九年。冬天一个午夜，我被取出，抛入到世上，没有下雪。也就是说，起先我密封在下面。接着，来到上面透气。五行缺水，本命佛大日如来，土羊之命。算命的封建残余说我青年弱，中年勤，晚时丰衣足食。一些莫须有的事情，可信可不信。一个人路途漫长，有且只有一种路径与计算方法，这便是命的实际含义，我信。一九八六年，我在地上捡石头子玩。一根木头倒在机耕路上，我跳上去来回踱步，时不时远眺路尽头那个和尚到来。一个下午过去了。他没来。在这以前，我完全没有记忆。一些事情发生过，不记得。而等着一件事物到来，它应该来但始终没来。这是不是一个道理。它感觉黑。空无，或伤心徒劳，是在心里头投下的一片阴影它没有轻重。同理，对未来，我也没有切实的记忆。它们在另外的“那边”。而我在两个“那边”的中间来回走动，没有明确的中心。在我有时停下休息，一只鸬鹚那样的黑东西就在附近，仿佛菩萨不动。没有信息。有时它们是不知道从哪里飞落的凤凰鸟，或垂着一对巨翅、冒着冷气的鹏鸟，每次都不大一样。我命中缺少水分，常伴的鸟类资源却

极为丰富。一九八六年，灰鸟。那是一头我特有的鸟儿。其小巧敏捷的身姿，吸食闪电的怪癖，加之天性暴躁，火气不是一般的大，在当时已不是一般的鸟儿。见到它时，我感到异常与熟悉，差些就昏厥过去。它就停在井边。用那嫩黄的喙嘴啄水，瞥了我一眼，不说话。我走近，它也没飞开。我游泳去了。就那一次，再往后，我没再见过。我有一次二零一二年一个傍晚站在窗前看雨，看着风大力摇晃那片杨树林，以为那是一个它再次降临的好时候。我等着。我是怎么知道的？不知道，只是凭一种不算强烈但尤其清晰的直觉。它没来。或来了，但没出现。夜晚，我没法睡去，只能去思想这个事实，又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后悔。怎么说呢，鸟总归有鸟的性格，它总在事实以外。我也是。我在二零零三年，秋天，独自坐在长江岸边，望着江水流淌而持续。只是望着，不去刻意想起什么。这很难。这种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无非也是不可认识的。因为，怎么说呢，它们有一种清晰的模糊感。越是模糊、扩散，越清澈。它们如出一辙。我有时朦朦胧胧十岁了，生日礼物是一条灯芯绒裤子和一个鸡蛋。没有皮带。我记得少年时代，用一根蛇皮纹路的领带当裤带，系在腰间让我有一种哪吒的感觉。三头六臂，只是没有无敌风火轮和红缨枪。而大多数时候，

我总是迟缓。我数粪便。不管鸡鸭鹅还是牛羊，只要在村里的小路上，我都去数。只要它们不超过一百，我总能数正确。这让我养成低头走路的习惯。我不可能说出每一件如此多的事情。它们说不完。一旦我去说它们，它们只会不断增加，从土地中长出，伸向天空。不仅树木还有那些无中生有的杂草，我有大把死种子，但只要遇到合适的环境，它们总会松动，复活过来，它们事实上与我没关系，与我的呼吸没有关联，没有结束。那么，暂且写到这里，我要离开椅子，去休息，吃饭。

鸬鹚我有时现在光着肩膀坐在阳台上被风轻抚着。好风。鸬鹚我现在全身乌黑光亮，掉毛，在超旧的旧社会季风中稍息也叹气。鸬鹚，鸬鹚。以及，鸬鹚与鸬鹚。与尼姑。以及，鸬鹚一种低沉往下走的声音，一个人在鸬鹚上又能耗费多少时间呢？一个人在诸如一头鸬鹚这样一事物，一个杰出举世的关公菩萨，一个词语一片并且总是同一片星空，总是同一种制度，总是类似的供求关系中一个人会浪费掉他多少的时间呢。无论错误正确，他总是要去浪费时间。因为时间总是存在的。不是在这里，那里，就是在哪里。在关于时间的一般性的意义中。他总是需要处理时间。或被处理，被讨论，被，也就是说他完全不是一头鸬鹚，即使

他也具有一般性质的意义。他是一个耗时模型。因此，一头鸬鹚，即便一个尼姑，统统不能算数。我去数烟盒。一只黑色烟盒，里头只剩余不到八支烟雾。这还是在从左往右数的情况下，勉强是九根。从前头倒着往回数呢？从内到外呢，从历史到实际呢，那是如何也数不灵清的。在这种落后的季节，一个人我能做的也就只剩下去回忆。我在回忆。返回，从身边的一匹静立着的鸬鹚及时回到那些逝去的有限的虚空中。这样，我也就缩短了不少。

昨天，（实际上已是前一天，这不重要）我在“那边”，在写字。写一个叫自传的东西，是关于我自己的。我不繁杂。我的成长故事，历史，一点儿与写字有关的想法，掺杂其它一些杂碎之类。这些都不要紧，可随便扯淡，它们不是诗。它们是在“那边”的事物，不是诗。什么是诗？诗不是“那边”的事。而我天生是个写诗的，这点我可以说是一向非常清楚的。得益于我农妇的妈和乡村小学教师兼农民的我老爹的初始基因遗传，我从小就对文学毫无兴致，语文极烂。至今仍分不清声母韵母，也就不知道作文时如何押韵。可诗与文学无关不是吗，诗不需要权威，秩序，甚至真理。诗最大，最高，宽泛，什么都不是。可我从没想过去成为那种没力气的秀才也是事实，倒是确实地想过去当一

个木匠。篾匠、铁匠，就算弹棉花的也行，渔夫呢？挑着一串鸬鹚，撑着竹排在溪流里捕鱼为生，这些在一九八六年我都有思考过，它们虽未来，缥缈，可多少还是有些可能而不是去当一个文人。木匠自然是最好的。我喜欢树木，木头，爱看在堂前干活的木匠刨木头时木屑从工具中飞射出的样子。那声音也干爽，美妙。我不可能成为一个木匠。我妈说，你的手指细长，富贵相，不是干粗活的料。这样一来，我就只能去画图画。我尤其喜欢画画，这也是真的。家里有一本图画书，上面介绍了各种乌龟、蛇、大象、植物、飞行器什么的，都是些写实线条画。我照着它们画，勾勒鸟的形状，反复涂画鸟眼与爪尖，我不喜欢画翅膀、羽毛，鸟的表情。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动物的表情，它们不会哭笑，看不出恐惧。它们大多数都忧郁，冷漠，不是什么好东西。鸟除外。鸟总是欢快，忽高忽低，鸟与飞。我把鸟画在树枝上，停着不动。鸟头低垂，不清楚它们在韬晦什么。在作业本上，书本上，用铅笔画。我在一九八六年只有铅笔。有一个绿色卷笔刀，后来，我就有一个进口削笔器了，非常先进，但那是后来的事。但在一九八六年左右，我只有那种 HB 调的墨绿色铅笔，上海铅笔厂制造的，用它们画画完全没问题。画好后，我把画像贴在房间的墙壁上

展出。我睡觉前总会欣赏一会，画得不错。那种人像，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像，什么张维，周瑜，魏延什么的，我统统画它个遍。他们的胡须很长。我有画画的天赋，耐心，对线条的游走与整体重心的把握颇有心得。不过，我仍不可能成为画家。我不懂色彩。很少见到鲜丽的颜色，我在一个主要是灰色的农村，灰色中大面积的绿色。但我喜欢蓝色。无论浅蓝，还是深蓝，那是天空的色彩。空荡，但非常蓝，安静。天空缓慢。也许是云的缘故。但只要在蓝色的色值区间内，所有蓝色看着似乎都不错。我热爱望着天空的蓝，它吸引我的原因至今没有找到。因此，我不是画家。不知道如何用色彩去思考。我也不喜欢劳作，因此后来，我不知所以就成了个写字的。我为什么不去玩音乐？就这个，我就是连听都没听说过。那会儿，我们的长辈都希望我们长大后能去当官。这就是我的一点儿艺术发展史，毫无规划且相当之粗陋。我琢磨着，每个小孩都是这样过来的，随着发育长大，喉结变声，晨间自然勃起，他们的天赋消失殆尽。我是在二零零二年，夏天，一个清晨，在似醉非醒中偶尔寻回那种天赋。握着一瓶隔夜啤酒，我坐在窗前看云。那云没什么特别，但静。我想起一头大象，它干燥，缓慢，行走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反正不是树林、草

地这些。它只是走着。单独，沉重，屁股对着我。就这样，我迅速去心里头默写出一个短诗。当时，立马有了一种感觉，不，它相当严重，差不多能算是顿悟。我看着天空一下一下地亮开。真的，它就是一下接一下地亮开，每一下都干净，简洁，有序。我与诗发生了关系！我想。搞了半天，我是一个写诗文的。仿佛一种发现。也就是说，在诗之前我一直是模糊不清的，走路总是撞到东西。诗后呢？这模糊程度远超以前。我不再知道面向的究竟是些什么，茫茫一大片，但它们就在那里，在“那边”。二零二零年那个夏天是我的分水岭，登陆日，踏进寺庙的日子，是一个不可谓不奇怪的夏天。当然，逻辑上，以上内容莫不是一些虚构。它们也许实际发生过，但是事实吗？还是一些记忆痕迹。一些认同后确定了神经生物电信号，一个漫长没有边际的梦。不是，我不谈论梦。我如果无非是一个梦，那我也在梦外。我通常不分内外。从没梦见过任何一个鸬鹚，要是悔悟，我会直接了当在梦里头大哭，而无须那种暗示性动物的帮助。我有时连续几年没有哭过，也不是因为没有委屈。不知道。我，一种甘霖，但始终停着，不下。即便在梦里。学会写字后，对这类重要的生平事迹我总会有所记录。我去书里查了，没有找到。一支红色的塑料打火机立在桌上。附近，

一杯干净的茶水也摆在桌上。它们的附近，现在，我在呼吸。在东八区一个大陆上，江湖交错的华中地区，在中午的光线中我梦：一个形容词，而非动作。或一种缓慢的昏厥，而不是在实际返回。最多也就这样。在任何时候，我都在自传的结束处。即在无非只是现实中，没有结束。它的近义词是什么？现在，结束。现在，开始。结束与正在发生。它们是些什么？二零二零年那个夏天过后，我总是在思想这些有的没的，不分是非的东西。一支龙躺在干涸的河床上，或听见一个敲门声，推开门，外头没有人，也没有尼姑杵在门口。或一根手指头点在桌子边沿。它们是什么？一头鸟射进天空，射完后，也就不管它了。它会去哪儿？不清楚，消失。只是简单地消失在文字中。接着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帮助我随时昏厥。而我只负责自身的返回，与它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微弱同时又微妙的仅在字面上的联系，因此，我便只能是一个写字的文人。这时，即使给我一只鸡，我也绑不它起来。二零二零年那个夏天以后，我离开明亮的实际已非常远，乃至遥远，我总是在昏厥中感到黑，始终在“那边”游荡，闲逛，迷路，坐在路边冒着烟雾也叹气。无从等待。等什么？没有那种预设，心情与运气。这导致我始终想不起也不想解释“那边”是什么，我

不清楚。那是我的工作。我是说昏厥，昏昏沉沉中说些胡话，写成字，编写句子，段落什么的，我有时把它们写得很长，废与颓，足够有序列并足够装下一本书册的量。我异常擅长这个，正如一头鸬鹚潜入水中沉在水底，一个尼姑重复划燃她那根危险的火柴，我对一些特殊物品与事物非常次要但尤其感到迷惘。我制造它们。影响它们的含义。还是完全反之，我被塑造，扭曲，点燃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是什么，不是吗。我年久失修但总在大兴土木，内心藏着的那个木匠总在作怪，我因此简单昏厥。在此，我大有必要举些例子以示诚实，我在谈论起我时总是很难欺骗自己，总是这样，尽管我对我可能一无所知，但我总归还是最了解我的。我是认识的，并且在排除这些那些事物干扰的情况下总还算牢靠。它们是一些“那边”的事物，我面向它们，算不上对立，但也不至于让我反胃，呕吐。其实我们相互作用，彼此照应，大部分时候我与它们又是一回事，总之麻烦而不可能脱先，大多数时候我也就随便它们了。我简洁又笼统，昏厥便是。我是通用的。我反正自从二零二零年那个夏天清晨之后基本上就这样，每天吃喝拉撒，出门遛弯，叹气，发呆，坐在椅子上空坐着，坐成一点黑洞或一个空洞。抑或盯着一种食品包装上的颜色，思念一场雨

水或子虚乌有的前世，或召唤来一头鸟雀，让它停在身旁。有事吗？鸟说。不，我说，我是人，鸟不要与人说话诸如此类云云，每次都这样。也就是说我从二十来岁至今无非这幅鸟样，对社会毫无贡献，也不想去绞尽脑汁服务于大众的审美，我低能耗，忽，接着便是凑合活着。漫长，无敌，细细数起来又相当短暂。大事？无。我写字，最大的大事是穿插排列语句。我是一个诗人，话痨，因此，尤其没啥大事。这就像佛陀在树林里独自待了六年，也只是瘦了些斤两。而我体重指标稳定，一直没超过一百二（市斤）。大概是被佛陀的残酷情绪打动，我也就养成了自言自语的毛病，纯粹而孤独。这算是一件事。这样，我也就时常与它们在一起。比如卢照邻，也是一个文人且远程。在古代的秋风中，他也喜欢在傍晚去河边钓一会鱼，躺躺坟坑，望气，看水，时而埋怨朝廷又或指不定在什么时候做出什么惊天的奇异事情来。我不是他。他是这样的：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四川及长江沿线的干旱是怎么形成的？他有时古怪而深沉，思考这类地貌问题。我这样自定义他，总之，比较笼统，单调，可反复使用。他毕竟终身是一个错误却也没有什么要订正的。一个旧时代诗人，他必定也在“那边”涂炭，聊生，他唯一的任务是去写诗集，而不是扰民。

而不是常年坐在阳光下，恍若一个泥塑菩萨而以为在所有事物中独自清醒。这都什么时代了。我自然也是。二零二一年一月，九日的一个早晨，我在想，这是完美的一天，我与现存的所有事物同步。我很快会提及它们，不分前后内外与左右，与优劣，但一定泛滥，在我的脑汁水中它们微澜抑或起伏汹涌，陈旧，传统，捻，恍惚而必然——又是为什么？要是我没忘记、丢掉它们，无论技术上和理论上和实践中我们总是搅浑在一起的，不可分解，过滤，萃取。结晶与挥发，我们稀里糊涂但一向以这种形式稳固链接。我们由始至终在一起不可动摇，在“那边”，我们是被神点化过的世界上最快的五十个吉他手的全员而非之一二，在四大金刚中是抱着琵琶的那些。面容扭曲憎恨，目光射出重复与过时的慈祥，我们与它们（与旁边那些威严静坐的假把式）不是一伙的。不是，我们几乎无法辨识与分类。在数量上远大于繁星与海洋生物品种，加在一起又小于一（在重量上），我们总是旱涝保收，对自身不吝溢美之词。同理，我们不可能太客观。这与我多少有些关系。我一向不分虚实，动与静默，我与你们，你，它，她这类代词。我们有一天在没有去河边垂钓的一天，他们呢？中午，他们还在睡觉。一个挨着一个翻过身，望着从天花板上垂下的钩

子，很快又昏睡过去他们，与你。而我们，我们有更多的标题。沉在水底，或从靠近岸边的浅水处游过，我们仿佛大物。上岸后，我们立在岸边。吹风，晾干，在遁走前我看见了。我们没有留下影子与尾巴。好罢，我们听见一个风中的回声说，既然那是因为已经在淡季。也就是说，不管我抑或我们，换成谁都是，我们总有充分理由陷入困境。接着，我们连同它们一起逃进无聊的梦里去，那里什么都没有，为空。也就无法描述与追悔，由此，我们习惯性感到大势已去。我们感到妹妹。她出现在那儿的原因，是她愿意穿着裙子在那儿跳房子，独自玩。从来如此，我们彼此相互从不认识，不叹息、乱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有过一次交叉就不会有第二次，我们各自平行且往后永不相交。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是直线。不，我们相当虚线，曲折，从墙翻过又穿过河流，爬上山丘，之后往天空方向笔直延伸，又不知道在何时返回与他们接上了头，不必紧张，暗号一直没变。它不是一个声音，一个手势，或一句咒语。不是一句诗，没有那样的东西，但一旦它出现，我们会知道。我们贝克特，等着便是，我们会知道。只要它来，我们列队迎接它而无论它是什么，这种东西一眼便识。对此，我们已积累大量相似经验，这就是我们活到至今，并至今仍在活着的原因。

虽鸡肋，但有效。有用，我们所关心的无非是一件事物是否具有实用价值。酵母就有催化作用，这时，你关上门，出门去了。去哪儿？别忘了鞋子！很快我们就要去旷野地里修墙。你走了，头也没回一个。你对于我而言简直没法统计。但，怎么说呢，我写的每一个字句标点都是因为你的存在，你不在任何地方又无处不在，简直跟幽灵似的，没大没小，无论轻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你我都是，我们接受此等教诲，真理，走正确道路。因为我们就是事实上的道路，是羊肠小道，粪气弥漫，露水正在褪去的小径，是无法转身回头的独木桥。那就是我们的轨迹，我们的形状。我们都是泥土捏成的人像，吹进去一口浊气后，我们从昏厥中立即返回，看见我们自己的形状，有手有长毛的脚，我们用脚模仿动物走路，用手去攀爬，劳动，或只是静静地举着不动。那是特例，它绝不是一个象征。对于器官的运用，我们顺其自然。用嘴巴接雨水喝，用尿棍排泄尿液，与他们一样，我们有时停下看着云的移动。云是一种什么形状？被云接走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没法直接回答。万物各有名称，自然也各有其形，我们诞生于这种区别，并再一次分开我们，成为你与我，我们，如同船儿划开水面，我们无悔于这样的

追踪。事情在起变化。是吗？没有。我们银杏，对一株树木的认识从未增加，减少。道理无非是想通的，通过认识一株树木，你，还是鸟，一头蝠鲞（它们实在太过奇怪），我们不可能认识。我们有时在徽宗的上午，也感到了那种说不出的奇怪，从无论色彩，重量，密度与气味，它都异常综合而不可能用一个词语去粗糙概括：几头仙鹤或飞或停在屋檐上，时代风气忽明忽暗，厨房里传来阵阵饭香。这一切是什么？也许它不是什么，只是奇异。他是很难理解的。作为天下一人，那种上午细致而均匀的光线下的静，只有一个天才画家才能领悟其中的原理。我们不是。不在他那种高处，而一直埋在黑乎乎的底层。我们很低，最低，低到几乎没有意识并随时昏厥过去。妈的，它的底线在哪儿？无非没有。星星一，我们是。而不是什么。你这样想，它既不是一个虚空中的星星，所有星星中的一个，它射出的光线品相也次，毛糙，暗淡，因人而异。它不可确定。但它是星星一，不是其它名称。在一直在“那边”又一直不在我们所能理解范围以内，哪怕只是一个名称。当然它只是一个名称，它并不是一个假设，我们知道。我们出淤泥，谁都知道。但我们认知有限不是吗，否则，我们准会发疯，神经短路，我们与他们一样错乱。无法接受太多光亮的事

物，我们有时必须返回，我这样安慰你：老实在暗黑中待着！最好不要去面向，思考它们，那会导致我们过于危险。我们在二月，那就二月好雨即可。哪怕你们也是。而不是二月，革命与造反。不符合规矩不说，道理上也是说不通的，我们不能过于暴戾。我们最好温顺，和气，不要动不动就去跟谁火并。我们一九八六年，站在岸边看着水潭里洗澡的三个尼姑。一个和两个，或单独一个和一个和一个，很难分清，她们毕竟尼姑是委屈与无情的集合。陌生而活泼，她们大量展开。我们当场昏厥过去。并且连续问道，我们是谁？我们又在哪里，天黑了，我们还回家吃饭吗。以及为什么她们是三个？而且不偏不齐正好是。她们泛红，肤色健康，欢快，仿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一种事物。这些，我统统不记得了。我们有时是这样的，对于必须记得的那些：生辰八字，属相，总体社会意识形态，河流山川分布等等这些我们总是忘记。相反，那些无中生有的组合，比如尼姑与降落伞，文档与鸟群，我们的记性总表现得很好，顽固。念念不忘，有机会的话，我们可稍后深入它们。只是，这又能去怨谁呢，我们又不是云不是我们不是云不是我们不是吗。我们当我们有时感到缥缈便会去附近的动物园临时闲逛，随身带着尺子。要说，我们总是时不时会碰到一些明

显的动物，要是稍细致点去注意，它们到处都是。节肢类昆虫，蟋蟀，蚯蚓，毛毛虫，是吗？我们是忘了是歌声的产物的产物。也行。并且也行的意思是与他们与每个人一样我们无法升降，找到总开关我们因此跳，在轮回轨道上跃迁，来回返回在一九八六年至今仍在延续。而为了彻底摆脱这个困境，我们画了些格子。在格子上写字，写一个鸟，猜它属于哪一个格子，如何飞，还是静停着，规划路线，终点，空隙，召唤它从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我们安排一切而不知所踪，鸽子在树杈间在“那边”跳来跳去。它在跳什么，与我们无关。最后，我们勉强完成一部销量惨淡的当代诗集，并序：

必须大声说，我们是路边的狒狒。以事物原先的不知所以的样式我们大声说出，我是谁。是我们的谁。我们是孤儿。是都是一式一样的，我们每一个所有我一样都是勒色，我们路边并狒狒，结构完整，脆弱，来自星尘，先天缺乏信仰我们近似又彼此无限远离。不分彼此，我们没有忏悔，一天吃三餐饭，没事放放屁，收起光芒，饿了去睡觉。因为，我们的历史一直为空。始终脑壳乱如蓬蒿，我们大物。我们接着三月（二十日），我们在长河垂钓，天黑后他们走了，我们也归。我们全部归还我们，一毛不剩，只剩下空荡，我们什么都懒得去表现。啊，

唉，哦，噢，兮什么的，我们这天的诗参差不齐，难以下咽。我们默认，情况属实。我走了。剩下是除我以外我们的事，我们不在我其中，时而我们也反对我们。我们有时中午，在一面镜子前坐着，在二零零二年至今，在做什么？无非叹气，饮水，我们反对但从不反抗。那需要勇气不是吗，我们的棍子软塌塌的，因此我们莫名愤恨。我们当然是错的。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我们哪儿也不对劲，失灵，诗写得跟狗屎似的，又无道掺杂其中。我们发现雨水，在适当的时候（于我，它只会是在一九八六年）。雨水与尼姑，以及它们的详细注释。我们望着。在任何时候望着云移动，一头在大水中漂来的肚子反白的死猪，一件窗户那样的四方形东西，长久望着并且必须昏厥。一张空白纸上插着一根鱼刺，我们看见这类历史的细节，触类旁通，我们转而去观察一场正在进行中的战争，脑子飞去前线，我们闻到一股鸟儿烧焦的味道。谁都一样，我们对生命的体验实在没大的区别。一个随便是什么的主语的旅程，我们。并不存在有什么特殊的经验，无非开始，稍息，接着忽然结束，消失干净。始终如一，我们剩余但没有灰烬。我们，一只杯子立在桌上……，稍后又是我们。我们重复我们这是肯定的，我们是对我们的肯定。与否定的否定。这类套路如同

辩证唯物我们已非常熟悉，要命的是，我们从来不是什么香火主义。也不可惜。民族性呢？那又是什么东西，我们不需要。不愿发明这类东西，我们发明神仙，儒学，意境，禅之类，又让它们反过来发明我们，诸如此类，作为一般性普遍的事物我们一去不复还，直至永远啥的，这是可以清晰可见的一种绝望，我们得到这张照片，也就得到了一种暗示。我们接近。预习，演练这种接近，她呢？她结婚去了，在二零二五年一个暑假，我还记得这事。关我鸟事。完全与我无一毛钱的关联。这事哪儿跟哪儿都挨不着边。无须去置喙，现在，我们假设一个桔子静静地摆在窗台上。静静地，它的好处是什么？我是说，静静地。一旦被假设，它也就成了“那边”的事物，静静地。这样事情就没完没了了。我们还是放弃。我们愿意为自己写点儿传记，日记，不管什么记，处于何种动机，无非是闲着没事儿，而我们动物。需要一些动作支撑我们的属性，我们喝喝牛奶。清明，又一次，我们于长河垂钓归途中作起诗文来。总是这样，我们不可能彻底忘掉一些人与事，它们虚空，过去的是虚空，现在与未来的是虚空，都是虚空。而我们是虚空的搬运工。而这是一篇总结性的文章，因此，它无非也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至少，我们被包围同时又一直在虚

空的岸边游荡。并且作为一种强制与浪漫做派，我们有时干脆跳进河里并不鸟鸟之。我们并不总是这样诚实，宁死不屈，我们水壶。从壶嘴喷射出白雾，叫嚣着，而不是去发动总攻哪怕佯攻。我们事实上静物与涂地至极，隽永而白云千载空悠悠。我们难免衙役。难免火柴，火头潮湿，发霉，还没点燃便被自身吹灭。难免整天吹牛逼为天地立文章，而本身又不过是一把刍狗。还不是经烧的那种。是的，我们悲剧，然后只是悲剧。就这样有时我们一晃来到四月。而四月明显是淡季。雨水稀薄，人民行动缓慢，走在路上不知所终而总想着去隔壁村酒家喝上点儿。在当地，这种事常有，不稀奇。事到如今，我们每一个所有人总归不会错过什么，人人都有份。傻乎乎的，我们不可错过的事物仅仅包括了一匹麋鹿。一个鸬鹚，顶多来上一头即插即用的蝠鲮，实在不能再多，再多我们就要倒下，压垮，我们平常只是一些倒映在湖中的仅供消遣的事物。在此，我需要特地提醒一下，各位，请拉紧绳索。我们窝料，但总不能任意流淌。我们要追求叙述的有效性与无力感，或者或多或少还是要对自身抱有历史责任感，屎命以及其它，既然我们说既然已经来到淡季，上千年难遇，我们就得去放之四海。提着灯笼，一盏喷灯甚至于一部神灯等着丈夫从雾气中缓缓归

来。他去哪儿了？这天为何如此这般低落，仿佛在撞见张长衫的山顶上的一坨黄金般的硬屎，一个常年迷失方向而不自知的新晋年轻东林党成员（鸡冠头，耳钉，腰上别着一根银色大锁链。足足有两百斤重！）一只蓝色人字拖（看不出左右），扁担那么长的乌山魑、拖钵僧手上的那只钵（何处染尘埃，十年来就没清洗过哪怕一次）等等诸如此类我们知道？知道后我们就一定会悔改？要不然呢？莫非要重新化为乌有，磨磨蹭蹭走在大部队的最末尾殿后，在雨季来临以前继续去挖完那个老坑——跳进去——自己埋上——而且大小与深度必定正好合身我们知道？无从知道，我们获取信息的通道尤其单调。我们不看报纸、电视银幕类新闻，对丈夫的那套明显带有自我欺骗的隐晦讲述无甚兴趣，姑且听着便是。他们，丈夫和尼姑，说到底总归如出一辙：就是来自于同一个泉水源头的意思。而我们冷暖自知，不想麻烦别人，当然也不愿被麻烦。保持客套就行，我们，或他们，既然大家都在谈论这会儿是淡季的淡季，是历史上最淡季，也就没什么不能被原谅的。黑暗总归长随。总会有这类过程，在我们已经稍嫌漫长的人生起落中，我们总得兼顾奔雷和埋雷，而不是居其一。我们是写字的。只是写字，没有跟谁过不去，字又不能吃，我们说到底毕竟

仍是没什么可说的。确乎没有。而文字符号终将统治语言。我们大霹雳。否则，我们勉强点燃一支烟雾，不吸，把它搁在烟缸上自烧。接着，我们想起一头避雨的鸟。我们躺着，无限。但我们时不时刻舟求剑，还总在想起鸟类。这种时候，一头避雨的上乘的鸟儿无非是极好的。他们不懂。简洁与模糊，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不可证实的真理，中央，在每一次顺利返回的昏厥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事物。鸟，单独一个字，不从任何事物那里派生。实际上，从一九八六年起，我们与鸟的纠缠实在太久。几乎穷尽了它所有的用法，可真的认识吗？也就是混个眼熟。我们实际上就连它的发音也是模糊的。鸟，第三声，还是平声，还是念扁，就没有个统一。鸟是无辜的，哪怕只作为一个标题使用，它也仍具有统摄一切的能力，传统而经典，且从来没有败坏。我们呢，或我？这就像在没有鸟以前，我只是我。鸟出现后，我成了鹅。作为一句诗集赠言没问题，只是不老实。这一向是我们的问题，因脑壳没有外翻而虚伪。我们躺着，没问题也没有在想问题。而在打开的文档中，我们光标，且反复稳定闪烁，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再傻不拉吉到前线去当炮灰了，我们私下里其实一个个的机灵得要死。我们恶狠狠的，有时，嘴里泛着泡沫似的天然且恶毒的想法，

无非这样。我们从童年熬过来，没有痛苦，也不存在伤感，耻辱与委屈，我们只是一些勒色，废物点心，我们哪儿也不去，待在原地直到消失干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射向哪儿呢？无论谁，我们并不是一道切实可见的光线。也不是对自身的稍加隐喻，我们导体。没有气力，我们（不重要以及次要）在这个早晨瘫痪在床上，椅子上，躺在地板上，让风扇鼓动的能量加持着，我们无法就这样放下（什么），接着成佛或袅袅升天去。这些无非无疑都是次要的。非常次要，残余。我们在历史中随机出现一次，次要，有时毫无必要。既不是物品，也不是什么神圣病毒（没那么健康，新颖，我们嗜好谣言，在秋天来临前）也不能是——这么说罢，我们哪里有我们呢，我们只是单独。我们书脊，翠鸟，烧起香火但不祈祷。我们在陌生的风中尤其感到抚慰与无聊，空旷与我们每况愈下。我们手表，背着双手空走着，计算自身的运动而不是啥鸟的时间流逝我们吃着冰棍逐渐陷入一阵长考，以为那也是在写作。不是的，写作又怎么可以填充虚空呢，它本身就是虚空，它本身非空间，它创造虚空，而又不可能是原创。我们放大，缩小，但从来不是原创。我们，这是一件什么事？从无中诞生，爱爱国，交换能量，研究汇率变化，老去，换成下一代

的我们。我们袜子。我们近处，或远或近，我们猫。把它拿走！我们电视，它已离我们远去，我们是最后一代，我们不再接受教化，自己驯服自己，在任何时候如同废墟上的麋鹿。鼻孔冒烟，叹着气，我们时而为夭折的小鸡写赋文，哀叹哀叹不完的不幸，从星期三到下一个星期三循环而无始终。但我们整理。归置，收拢地板上的灰尘（这种感觉要好过现存于世上的任何一个政党，派对与海洋）。我们在一个一无所获的日子里写诗。在一无所获的季节。在射完后难掩虚空的一种傍晚，我们面向未来的本质：它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两者，简单说，它无非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熟悉。迟缓，但熟悉，我们活在熟悉中，从而感到虚空的真实性。在这种真实性的虚空中我们荡漾着，恍若丧尸或其它，我们如此连贯的原因也是一样的，我们毕竟惯性，是我们自身的背景：下雨呢？那是另一种背景。雨总是最大，不可数，落在地上成为水。对雨的思念通常使我们陷入无尽，有时被大量的善淹没。我们是一个好人吗？奇怪的是，它的统计值总是要高于坏人。我们有罪，只是没有罪恶感。就这么笼统活动着，哪怕洪水滔天，天空仍旧倒扣着而不会塌方，是不会的。这就是唯物的好处。也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不知道。进入秋天，我们大庙。继续烧起香火，

我们继续成为一个一个的无用者，我们一点儿也不着急。有什么急迫的事吗，除了解放，解放后的再解放，反复解放，解放一切以外。没有。我们花瓣。我们悟空（这在逻辑上就不可能成立）。我们虎，在必然的秋天。我们秋天的虎。我们着急，偶尔。诗写研究，或我们研究诗写，现在，此刻，我们必定静物。我们球拍，甚至。我们支流。我们这样的生活实在算不上有趣，出色，死气腾腾。我们野鸡。我们时而大象一会儿，大而不可知，以使用来昏厥。我们致残酷仙人掌，它的重点是那个词？我们葡萄（关于我们是谁，以及驱使他们形成的原因）。我们霜降后出行去游山玩水，坠毁在河边，那又怎么样，在内心里头我们始终大于一而不可能真的是个单数。我们，一个黑色的杯子摆在桌上。我们关于历史这个词语。始终也是不可解的，我们。我们一件消防装置，一件马匹，一个杏核那样的东西，我们跳，一件衣裳，一次撤退，插入，我们如何制作一部电影？我们捉谜藏。我们在没有鸟以前的情况永远是个迷。我们二十一世纪都已经过去快四分之一了，一天到晚地她在干嘛？我们了解美国诗歌史。我们秋天过后十一月二十七日与友人长河垂钓归作，完成诗集，接着我们写跋，排版，印刷，发行，销售，捣鼓评论一气呵成。我们，一个

射手座，很快就到生日了，那就写一首生日诗祝贺自己，免费的安慰。我们假设有一天来到十二月七日大雪汉阳晴天闭户饮水有感并寄对岸智正。我们十二月十一日又去长河垂钓归作新诗一首。诗，我们牢牢把饭碗捧在手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我们都愿意看到的。我们写生，对着镜子。我们观察一张选票纸，在光线下的色值变化。我们“思想，猪！”。我们海报。我们星期一，的。我们不应该。稍后，我们冬至。我们继续诗。诗来诗去，吃完饭没事干。我们热带。我们下午的月亮。我们不认识鸟的清兵卫。我们圣诞，暂时放弃过节。我们野地里的猫。我们一九八六年，一个和尚望着两个包子。我们有我们的出家的自由。我们，在大的范围来说正处于一个电子争霸时代，我们有丰富的代价资源，拥有丰富多姿的穷困色彩。我们火腿与消失的二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十二月三十一日年末诗是这样写的：一个热水袋。这样，我们就写完了，实际完成。彻底并同步完成。余下的勒色我们随便怎么处理都行。我们俯冲。那是只能是一头鳀鸟的俯冲，它反复。我们南方与虎与经验。那又是谁的经验，从古至今，我们斜下去，斜下去，一直斜下去，我们一个人与所有人在斜对面。我们饮料。我们垂直但不相互。我们暗黑破坏神。我们玫

瑰。我们有时也忘掉吃早餐。我们直觉。除此以外，我们没有知觉。我们一二三，而不是四。也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规定。规矩懂吗？我们不满足于图像处理。我们一个人想着始终一个人单独想着，压抑并暴躁的鸟儿，我们。我们傍晚出没在傍晚，我们有时候载载物。我们习惯喝辉白这种高山绿茶，我们同样不喜欢但也不怎么讨厌叙旧。我们一律没事儿，总归。我们无非一些儒家精英与地痞勒索，与什么杂七杂八的混合品种。我们讨厌乡村教会。我们对左的定义毫无兴趣。我们随机。但始终是我们。我们，卢照邻（？——？）。我们不是也不可能是谁的解药。我们当然。我们不管前后都是苏联。我们远投。但没投多远，我们一个挂掉的挂号员。我们是吞树机。我们在浅水处，或在一个凶狠时代。我们虎，难免不是，一切都会过去。我们看着，但不去看见它。我们下到地铁站去，准时，昏沉，杰出。我们每人一部台灯，浅蓝色外壳，发射浅蓝色光芒。我们抵达，在所有甚至最终光线以前。我们这时一个人快速搓起手掌。我们这时有一种强烈的游荡感。我们雨势渐缓。我们读这读那的，只要它们是文字，它们就是总开关。我们硬着落。忘了反弹。我们哺乳类。我们重点仍是在傍晚。我们，一种秩序。我们一个远的朋友，远也是重点。我们

望着一部电风扇的大致轮廓。在兴叹个啥？我们在“那会儿”但不是在“那边”。我们跳跳绳子，做一些怪异的动作。我们无论谁其实都是苦哈哈的。我们，冬天，漫长而荒芜。我们在寺庙院子里步行，绕圈，吐。我们在湖边遇见的达摩又重新落魄了，每个下午至傍晚，他都在“那边”垂钓。我们轻微剥削。我们风水浑浊，时好时坏或干脆静止不动。下午，我们在等风来，我们和一个红色塑料袋。还有，我们和一个杯子明亮。我们一个下午，怀。但不清楚在怀什么，我们没那么屈原。我们并不严重事实上。我们一月十四日等下雪帖。我们一直并永远思考与写作，这就我们的命。可这又是何必呢，我们水泥。我们一部充电中的诺基亚何时报废？我们中年与苹果。我们举。单单只是一个举，这奇怪么。我们从未觉得有奇怪的事物是因为我们只能在内部？我们早出晚归。我们在河边坐着，（此处为一个逗号）。我们不可能远离所有事物而不在其中。我们下雪，还要等些日子。我们西游。我们作文。我们发明了文字与啸响火箭，以及一些统治方法。我们去钓鱼。我们又去了月湖公园散散步履。我们特斯拉阀。我们番茄。我们功德无量，妈的。我们为少量的风吹拂着她。我们陆游（他才是古典文人标准）。我们一件晾在栏杆上的汗衫。我们

只是浮梁。我们阅读。我们投壶。我们狗。我们慈悲如微澜起伏。我们猪肉。我们文案。我们嫉速小令。我们挺举。我们书面语。我们波洛克。我们一张落在地上的树叶捡起后又不知道放到哪儿。我们一根手指点在桌子边沿（始终）。我们云梯。我们时而做做布朗运动。我们读让·菲利浦·图森《照相机》。我们这会儿或那会儿。我们总在描述动作与变化。我们的妻儿们已经睡着了。我们重新归来。我们打开文档。我们封建余孽。我们与书法。我们有一次在胭脂路天主寺庙门口的树林里喝饮料。我们骑着青牛消失，在有一天。我们始终建立在一种荧光材料之上。我们机械转化。我们最终还是一堆香火残余物。我们对沿途的植物不屑一瞥。我们当窗帘打开，我们看着外面。她没说话。我们一个所有一个人的钵。我们一个画框外的女人。我们它们是，一个人也是。我们以及——我们疾速描写来到现在以及丢掉词语从“那边”返回后我又来到此刻。

張 羞

1979年12月3日生于浙江嵊縣。漢語作家，詩人，繼承了橡皮寫作的風格並發展出一種介于詩與散文的“大寫”式寫作形式。著有《瀑布》系列詩集與長篇作品。

- 1、《迴聲是迴聲是》 槐 樹
- 2、《一個藍色百事》 張 羞
- 3、《雙樞》 楊 黎
- 4、《和泰森打架 乘船上大學》 張萬新
- 5、《水城弟兄》 曹 寇
- 6、《散步史 翻譯》 張 羞
- 7、《詩選集》 趙誌明
- 8、《沒有一句實話》 鄧 興
- 9、《有病吧》 李真不弱
- 10、《堤岸》 張 羞
- 11、《茱迪與她的馬匹往前走了十米遠》 張 羞
- 12、《玄談廟》 張 羞
- 13、《除惡》 林東林
- 14、《破銀河》 4:2
- 15、《聖·張長衫的講述》 張 羞
- 16、《小瓶停銀色》 光 體
- 17、《自傳：昏厥與返回》 張 羞
- 18、《又有人從河堤上翻過來》 鄧 興
- 19、《光斑》 槐 樹
- 20、《釣魚集》 林东林等
- 21、《雲雲》 張 羞

APOIDEA EDITIONS (九里達)

visit our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apoideaeditions

Editor: Lin DongLin Designer:Sean

©2022 October All Rights Reserved



